

岭
南
遗
书



蠡勺編卷十六目錄

明史

革中書省廢丞相

明代服制非古

明代刑制非古

明代宗室之祿

明代土司之制

明代農商之別

明代科目狀元優劣

明初功臣

常忠武功高命舛

鄉兵僧兵

狼兵苗兵

通天詭寄

燕兵借名齊黃

篡字定燕王之罪

遜國

革除

仁宗不出建庶人

內書堂

三楊不去王振

復辟

東陽不當被訾議

王文成將畧

潘孔修勸行通喪

蠡勺編卷十六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明史

趙甌北曰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也蓋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學宏詞諸臣分纂明史時葉方藹張玉書總裁其事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先後為總裁官而諸纂修皆績學能文論古有識後玉書任志書廷敬任本紀鴻緒任列傳至五十三年鴻緒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尙未就鴻緒又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又命張廷玉等為總裁即鴻緒本選詞臣再加訂正乾隆初始進呈蓋閱六十年而後訖事

古來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惟其修於康熙時去前朝未遠見聞尙接故事跡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後漢書之修於宋晉書之修於唐徒據舊人紀載而整齊其文也又經數十年參考訂正或增或刪或離或合故事益詳而文益簡且是非久而後定執筆者無所徇隱益可徵信非如元末之修宋遼金史明初之修元史時日迫促不暇致詳也卽如立傳則各隨代之先後徐達常遇春等子孫卽附本傳此彷彿史漢之例以敘功臣世次也楊洪李成梁等子孫亦附本傳以其家世爲將此又一例也至祖父子孫各有大事可記者如張玉張輔父子也一著功於靖難一著功於征交則各自爲傳以及周瑄周經耿裕耿

九疇楊廷和楊慎瞿景淳瞿式耜劉顯劉廷等莫不皆然其無大事可記者始以父附子以子附父否則如楊肇基子御蕃各有戰功以御蕃功在登萊則甯附同事之徐從治傳而不附肇基傳其他又有稍變通者徐壽輝僭號未久爲陳友諒所殺則并入友諒傳而不另列在羣雄傳姚廣孝非武臣以其爲永樂功臣之首則與張玉朱能等同卷黃福陳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以其同事安南則文武同卷秦良玉本女土司以曾官總兵有戰功則與諸將同卷李孜省陶仲文各擅技術以其藉此邀寵則入佞倖傳而不入方技傳此皆排次之得當者也其或數十人共一事則舉一人立傳餘附小傳於此傳之後卽同事

者另有專傳則此事不復詳敘但云語在某人傳中

如孫承宗

有傳而柳河之役則云語在馬世龍傳中祖寬有傳而平登州之事則云語在朱大典傳中否則傳一人而兼敘同

事如陳奇瑜傳云與盧象昇同破賊烏林關等處象昇傳云與奇瑜同賊烏林關等處之類

甚至熊廷

弼王化貞意見不同也而事相涉則化貞并入廷弼傳袁

崇煥毛文龍官職不同也而事相涉則文龍并入崇煥傳

此又編纂之得當者也其尤簡而括者莫如附傳之例如

擴廓傳附蔡子英等陳友定傳附靳義等方孝孺傳附盧

原質等以其皆抗節也柳升傳附崔聚等以其皆征安南

同事也李孜省傳附鄧常恩等以其皆以技術寵幸也至

末造殉難者附傳尤多如朱大典傳附王道焜等數十人

張肯堂傳附吳鍾巒等數十人而史可法傳既附文臣同

死揚州之難者數十人再附武臣則太冗乃以武臣附列
肇基傳忠義文苑等莫不皆然又孝義傳既按其尤異者
立傳其他曾經旌表者數十百人一一見其名氏于傳序
內又如正德中諫南巡罰跪午門杖謫者一百四十餘人

類敘於舒芬夏良勝何遵等傳

嘉靖中伏闕爭大禮者亦一百五十人

類敘

於何孟春等傳

若人各一傳則不勝概刪之則泯滅惟一載其

姓名使皆見於正史此修史者之苦心也又高倬後附書
南都殉難者張捷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吳嘉允龔延祥
六人而所附小傳捷與維垣獨缺則以二人本闖黨其事
已見各列傳中不屑爲之附傳此又附傳中自有區別益
見斟酌不苟也至諸臣有關於國之興替事之功罪則輕

重務得其平如李東陽徐階高拱張居正沈一貫方從哲
熊廷弼袁崇煥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等功罪互見枉倖
並呈幾於無一字虛設不知幾經審訂而後成篇非細心
默觀不知其精審也

革中書省廢丞相

讀史提要錄曰唐虞有百揆之官商有阿衡之號而周禮
所載六卿而已三代以前其官制不同若此明太祖革中
書省廢丞相等官何必非古然一二傳後六曹之勢漸移
於內閣內閣之勢復奪於中涓三楊死而王振興劉謝去
而劉瑾橫使內閣任宰相之事而不使內閣有宰相之權
故宵人間作內閣輒束手無可如何部寺而下安得不從

風而靡哉萬厯初江陵柄國毅然以宰相自任內閣之勢稍振迨其既歿媒孽蜂起綸扉之地衆射叢焉居其中者惕惕焉惟以避人言爲務而璫珖又作天下事遂不可爲矣

明代服制非古

洪武七年十一月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喪制皆有升降書成命之曰孝慈錄頒天下按姜寶祕史洪武七年秋九月孫貴妃薨十一月一日孝慈錄成太祖旣裁定喪禮太子當服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爲庶母服緦大夫以上爲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旣葬除之蓋

諸侯絕期以下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為其母亦厭於適母
不得申其私故權為此例也然則諸侯之世子不為庶母
服也明矣今陛下貴為天子臣雖不肖忝居適長幸得備
位儲副而為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

閻若璩曰成穆貴妃薨上命吳王橐為之子則似無所上
出者又曰南太常寺志懿文太子為淑妃李氏所生

必欲太子服之太子不奉詔上大怒顧取劍太子走上逐
之羣臣震驚皆不知所為時有桂彥良當上前跪抱上泣
曰陛下之於太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也上為之心動彥良
乃追太子及之諫曰貴妃之事殿下當緣君父之情為之
制服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也因持衰服之太子不得已
乃服以拜謝上怒解擲劍於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和朕

父子矣徐健庵曰儀禮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歷代皆守之不變豈有太子而服庶母者乎輕服且不可而何況於期服期服且不可而何況於杖期宜太子之不肯服也且非獨太子也卽降而士庶人服之以期已爲重矣何至加之以杖然則太祖之制此禮誠不可爲萬世則矣

明代刑制非古

刑法有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此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極舉朝野之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嘆也太祖時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體詹同亦曰古者刑不上大夫

以勵廉恥也帝深然之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
部尙書夏祥斃杖下是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又何怪
後之流而愈甚者乎

明代宗室之祿

甯都魏叔子曰明制諸王之子嫡長襲爵而親王支子爲
郡王郡王支子爲鎮國將軍鎮國子爲輔國輔國子爲奉
國皆將軍奉國將軍之子爲鎮國中尉鎮國子爲輔國輔
國子爲奉國皆中尉自親王至奉國中尉凡八世拜爵而
奉國中尉以下世世拜中尉傳於無窮冠帶食祿不與四
民之業又凡嫁娶喪葬生子命名必聞於朝廷朝廷使之
財費皆厚贍在太祖之爲是制以爲遠至數十世皆吾子

孫屬毛離裏之人當時無他族屬惟靖光王守謙一人後雖皇子寢多除趙王已少子南之殤其長者二十五人耳他日雖倍而百之其數可知也及神宗十二年宗正上屬籍者已十六萬崇正時蓋幾百萬人極天下之財賦不足贍宗室之祿而朝臣貪肆無狀敢於陵蔑宗室子孫諸凡乞請非賄賂不行於是年長大而無名男女壯且老不得嫁娶者諸宗旣奢侈成習祿或不給又不得業四民之業以贍其身於是放僻邪侈苟且於衣食者至君子所不忍道嗚呼太祖愛其子孫爲甚厚之制豈知其弊之至於此哉

明代土司之制

朱竹垞曰禹貢三百里蠻書旅獒周官禮職方氏戴記明
堂位稱八蠻爾雅稱六蠻其種曰黎曰玃曰狔曰獠曰猺
曰獞各有大姓爲之雄長明制仿元舊事分設官吏立宣
慰招討安撫長官四司雲南百五十一員廣西百六十七
員四川二十四員貴州一十五員湖廣五員廣東一員初
隸驗封司後以其半隸武選司嘉靖中申明舊典隸驗封
者布政司領之隸武選者都指揮使領之文武相維羈縻
有術雖間不靖旋即削平濊澤霑濡久而漸知嚮學若黔
之宋氏昆友滇之木氏祖孫各著詩文刊有私集以雅以
南昧任侏離明之聲教遠矣予在史館勸立土司傳以補
前史所未有

明代農商之別

洪武十四年令農人得衣紬紗絹布商賈止衣絹布農家
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得衣紬紗正德元年禁商販僕役
倡優下賤不許服用貂裘

明代科目狀元優劣

洪武初罷科目用選舉與漢法爲近十七年復行科目雖
以時藝試士而先論行誼不失鄉舉里選遺意仁宗時詔
令尤爲諄切如聞權謹孝行卽徵爲文華殿大學士乃風
厲之大者迨後專重時藝士習於以日靡矣故自制科計
之狀元凡八十九人然可指目者如黃觀死建文之難曹
鼐死土木之難謝遷以斥劉瑾免相楊慎舒芬以爭大禮

謫戍羅倫沈懋孝以劾座主罷余煌殉難浙江劉同升憤
卒軍中劉理順死甲申之難皆其表表者若彼降燕之胡
靖父事嚴嵩之唐汝楫擅權誤國賜死之周延儒降賊輸
賄不遂拷掠以死之魏藻德皆頑鈍亡恥談之汗頰宋仁
宗祝天願得忠孝狀元有旨哉

明初功臣

高沙夏氏曰太祖削平之功常遇春十居八九其不永年

幸也宋穎二公

馮勝傳
友德

功名如許卒以杯蛇弓影之疑先

後不良於死況涼國公

藍玉

固開平妻之兄弟乎六王中徐

武甯奇勳大猷古今無兩而又能學道謙讓其與國長世

也固宜開平跳盪蹕厲亦一時之雄才而僅而得免曹國

李文忠衛國鄧平平耳信國湯論功猶不得齒於絳灌顧以

能齟齬李太師之故獨蒙寵渥則尤其可怪者

常忠武功高命舛

常開平王遇春與唐尉遲鄂公敬德生同年月日功同佐命封同鄂國然尉遲鄂公晚年閒居學延年術修築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賓客凡十六年以壽終而開平自敗汪文清於錦州敗也速於全甯進攻大興州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還次柳河川暴疾卒年僅四十贈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二與尉遲鄂公貴匹勛齊而食報或爽何哉

鄉兵僧兵

鄉兵所在多有河南嵩縣曰毛葫蘆以獸皮為矢房如瓠號毛葫蘆甚精銳見

元史長於走山習短兵而嵩及盧氏永甯靈寶並多礮兵又

曰角腦曰打手山東有長竿手以習長竿名徐州有箭手

其人善騎射真定之井陘曰螞螂手善運石遠者可百步

浙之義烏溫處善狼筈用大毛竹上截連旁附枝節節枒

在頂長一尺臨敵遮蔽全身間以叉槩戚繼光製鴛鴦陣

刀槍不能入真行伍藩籬也長短兵夾隊而進隊十二人居前為長次二人夾盾次二

人夾筈次四人夾長矛次二人夾短兵次一火兵居後專以破倭及守薊門最有名粵東雜蠻蛋喜擊刺習長

蘇脾斫刀而新會東莞之產強牛至閩之漳泉習鏢牌與浙

之鹽徒竈丁又利水戰者若夫僧兵向推少林寺次則伏

音大牛伏牛學於少林以禦礮盜者又次為五臺五臺之傳

本楊氏世所謂楊家槍者是也

狼兵苗兵

居西南邊服者蜀曰川兵黔蒙氏粵西岑氏瓦氏東蘭那地南丹歸順諸州俱曰狼兵狼兵最悍然不易得真狼也其部署一人赴敵則左右呼而夾擊一伍爭救之如一人歿左右不夾擊者駢斬一伍赴敵一隊不夾擊者亦如之此外則楚九溪曰苗兵卽永順保靖兵也永爲上有鉤鏃矛弩諸技其法每司二十四旗旗十六人合之則三百八十四人每旗一人居前次三人橫列爲第四重餘皆後助謹呼爲聲若前者却則二重居中者更進兩翼亦然成化中三廣公陶魯立賞罰法以勵之土官以次遷職宏治末

平思明正德中平蜀盜永保兵力爲多嘉靖中倭亂南京
兵部尙書張經王江涇之捷永保兵尤力也

通天詭寄

洪武二十年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
以田產寄他戶謂之鐵腳詭寄相沿成風鄉里欺州縣州
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帝因命量度田畝方圓
次以字號悉書主名丈尺四至編類爲冊狀如魚鱗號曰
魚鱗圖冊

燕兵借名齊黃

削藩之舉操之太蹙而遣將命師復多乖舛以此責備齊
黃固不能辭其咎若論燕王之稱兵則不關乎此也夫以

燕之強王之雄武當就國之初卽陰蓄亡命修武備不臣之心路人知之矣舉兵南下不過借清君側之名爲口實耳假如建文當燕兵薄城時竟以親王禮奉迎設周公負展以待彼燕王者果低首下心曲盡臣節而奉孺子王乎吾知其必不能也

晉成御殿見蘇峻梁武御殿見侯景雖屬無可奈何然亦急中一著當燕兵犯

闕時帝若御殿見之不知法周觀其卽位後代周齊岷相公輔成王者此時果作何措置

次罪廢則燕王之狼戾猜深亦可槩見然則靖難之師不盡由諸君召之特假之以名爲旤更速耳見讀史提要錄纂字定燕王之罪

燕王智力材武足以鉗制天下天下亦或惑於叔父從子之說謂其罪可未滅自方正學昌言斥之正其名曰篡而

後燕王之罪定天下亦曉然於君臣之大義初非叔父從
子之說可得而奪也燕王之必誅十族以此先生之必不
敢愛十族亦以此蓋其所爭者大矣故夏醴谷謂建文帝
出亡之說見諸野史大抵皆始於侍書史仲彬所紀意當
時排闥進刃之後燕王反使其徒黨倡爲游言俾都人士
藉藉傳播謂建文帝出走矣庶可以稍平四海怨怒之氣
而陰謝其弑逆之名好事者不察遂撰爲此篇而託之於
史仲彬其實墮老奸計中久矣按侍書史仲彬諸野史作
徐王府賓輔史賓王漁洋跋史西村集西村名鑒字明古
成化間高士彬曾孫也集中有曾祖文質府君行狀祇言
洪武中縛貪吏詣闕事無一語及靖難而吳文定爲明古

表墓止言曾祖彬亦無一語及遜國則致身錄之作果不足信

遜國

吾學編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成祖至金川門大內火帝遜位壬申葬建文皇帝或曰帝發火宮中卽削髮爲僧入蜀或曰去蜀未幾入滇南常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天順中出滇南入京師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客座贅語曰建文帝壬午遜位至正統復出移入京師大內載於紀傳然西山不封不樹之說毫無髮髯使當時果有之於時禁網漸弛何所諱而人遂不一志其處且靖難兵至日爬梳搜捕無遺誰敢指后屍誰以爲帝者紀又載葬帝以

天子禮夫禮以天子陵寢今在何地既不爲置陵守冢又何云以天子葬乎此兩說者姑以意逆之存疑焉可也

革除

顧徵君炎武曰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卽皇帝位不得仍稱建文四年者歷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詔文謂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改明年爲永樂元年年初未嘗有革除字樣卽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後之建文未嘗併六月以前及元年二年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終洪武有三十五年而無三十二三四年實錄之載此明矣自六月己巳以前書四年庚午以後特書洪武三十五年此當時據實而書者也第儒臣

淺陋嫌載建文之號於成祖之錄於是剗一無號之元年
以書之使後之讀者彷徨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說自此
始矣夫建文無實錄因成祖之事不容闕此四年故有元
年以下之紀使成祖果革建文爲洪武則於建文之元當
書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紀洪武而但革建文亦當如
太祖實錄之例書己卯矣今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書於
成祖之錄者犁然也其他奏疏移文中所云洪武三十二
三十三三十四年者臣下奉行之過也且實錄中每書必
稱建文君成祖卽位後與世子書亦稱建文君而後之人
至目爲革除君夫建文不革於成祖而革於傳聞不革於
詔書而革於臣下奉行者之文是亦不可以已乎

五代漢高祖卽

位仍稱天福十二年其前則出帝之開運三年也故天福有十二年而無九年十一年成祖之仍稱洪武與此闇合

朱竹垞曰王莽之閏漢朱全忠之篡唐其罪貫盈而紀年仍書於史燕王取天下於兄子非有積怨深怒乃革除建文君之五年毋亦太忍也乎觀顧氏之說革除之目似皆臣下獻諛者之所為而朱氏則專責成祖蓋奏疏文移必經上所流覽而未聞有詔令臣下改正又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園陵仍稱懿文太子太后呂氏仍稱太子妃并兄嫔之徽號且革除之其心跡復何能揜耶顧氏不欲暴其先君之過而為是迴護之說耳

至福王南渡時始追上惠宗讓皇帝廟號並褒卹靖

難殉節諸臣

仁宗不出建庶人

夏醴谷曰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年已五十七矣噫此仁宗之過也當永樂取建文天下時錮其二歲子使不得婚娶絕嗣育之道仁宗之心必有大不安者卽位之後卽宜出之繫所封之大國以奉懿文之祀乃忽焉若忘歷宣德正統景泰至天順時英宗馭歷於憂患之故而始出之此則仁宗不得辭其咎也且仁宗嘗赦建文時諸人族屬矣齊黃族屬猶蒙矜憐況建庶人者而置之不問乎或曰宣宗以下何獨無責焉曰斬草者必盡其株末世殘刻之風入人深矣宣宗以下非所敢望也仁宗堯舜之主也或曰仁宗在位日淺恐未暇及此爾曰此自是卽位第一日事至第二日則已後矣況仁宗在位一年許豈得云不久耶

內書堂

三代以下宦官之既惟宋為差少則以韓魏公得以頭子

句任守忠故也

預填空頭敕得旨後即日押行

明太祖禁內臣識字永樂

中此令已不行

永樂元年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七年遣鄭和領兵通西南夷十三年遣李達

使西域至十八年而命內官主東廠刺大小事情以聞矣

十九年則繫尚書夏元吉吳中等於內官監獄矣成祖為

高帝子其法之壞已如此宣德初立內書堂以劉翀為修撰授內使書

此時設有援舊制以沮之者縱未必即見聽納亦或少知

斂戢而皆坐視不言則大臣之無遠識也自是王振劉瑾

相繼並起東廠司禮稍膺上眷者輒陵轢九卿了無顧忌

城狐社鼠憑依者固而大權一落不可復收原其始則皆

內書堂階之厲耳

三楊不去王振

夏氏之蓉曰英宗即位纔九齡耳寵任王振擅作威福是

時三楊秉政

東楊榮西楊士奇南楊溥

清君側之惡事無大於此者帝

既幼冲仿韓魏公竄任守忠故事必無旁撓之患況太皇

太后既知振奸欲賜振死乘此猝而戮之機與勢更無捷

於此者乃跪為乞命養此大憝致有麓川之征誰秉國成

繆戾至此世稱三楊相業為有明之冠不知其心薰祿位

志怵既機直患得患失之鄙夫爾

復辟

寄傲軒讀書續筆曰見濟死羣臣請立東宮

見濟景帝子東宮即沂王

也英宗子名見深

景泰不許蓋其時帝已不豫固欲以此位還英

宗矣英宗復辟皇嗣非見深而誰此其所以不許羣臣之
微意也英宗不察其心乘人於疾病而奪之遷西內削尊
號加惡諡雙槐歲鈔天順元年二月廢景泰仍爲郕王歸西內郕王薨葬祭如親王諡曰戾按諡法不悔
前過抑何寡情至此也按景泰五年給事中徐正請增高
南城鎔鐵灌鎖帝怒其疏間骨肉謫戍鐵嶺衛視唐肅宗
父子間其心更可白諸行路乃弟非紵臂兄則操戈死者
有知不知異日何以相見地下

東陽不當被訾議

武宗時劉瑾用事矯詔罷大學士劉健謝遷健遷瀕行李
東陽祖道歛獻健正色曰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
爾夏醴谷曰此語雖正然非古大臣之用心也當榻前受

顧命時責任綦重豈一疏足以了顧命之局乎故章懋當去劉健謝遷不當去劉謝既去則東陽益不可去蓋其迹雖愧於知幾而其心實有所不得已也按東陽當瑾時不能無小枉屈故橫被訾議不知國家元氣猶有一綫未盡者未始非東陽之力第云保全善類比於陳太邱之弔張讓猶淺之乎知東陽也對山救我一語何其哀切動人若坐視不救豈復成康對山哉然對山一生只做得一件事其餘皆彈琵琶填曲子之日也

王文成將畧

高沙夏氏曰有明將畧韓襄毅而後斷推王文成宸濠以梟雄之姿挾藩王之重擁衆二十萬順流而下直掩金陵

乃不終日而談笑平之當其破桶岡三泐時驅三五千市
人以爲兵用一二書生以爲將而掃數十年積寇如拂塵
然措畫安閒防禦周匝只從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八字中
變化出奇所以爲難乃宸濠就擒之後江彬等欲縱之鄱
湖俟上親遇戰而後奏凱軍旅重事幾同兒戲文成之綸
巾野服入九華山殆亦有所不得已也夫

潘孔修勸行通喪

紹興府志理學傳潘府字孔修上虞人自爲諸生讀濂洛
書卽慨然有志成化丁未成進士憲廟賓天敬皇踐祚哭
臨二十七日禮官請如制易服敬皇素服如故朝臣服吉
趨者出易素百日又如之禮官愈請從吉府乃毅然抗疏

勸行通喪其畧曰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子爲父
臣爲君皆斬衰三年仁之至義之盡也堯舜以來自天子
至於庶人一用此道漢文帝事不師古遺詔短喪景帝苟
從綱常墮地晉武帝欲之不能行魏孝文行之不能盡宋
孝宗銳志復古易月之外猶執通喪然能行於上不能行
於下未足爲聖王達孝也憲宗皇帝奄棄四海臣庶銜哀
陛下至愛由衷痛切肝肺柩前卽位三請始從麻衣視朝
百日未改此一念天理之發也伏乞力排羣議斷自聖心
定爲三年之喪詔禮官博士參考載籍使喪不廢禮朝不
廢政合於古不戾於今行於上可通於下則大本以立大
經以正子化於孝臣化於忠使天下後世仰爲三綱五常

之共主顧不偉哉剴切數千言親友疑懼沮以皇明祖訓
勸行三年之喪者斬府不聽疏竟上衰經待罪詔輔臣看
詳並泥成說禮部郎倪岳獨贊決之定儀制三年不鳴鐘
鼓不受朝賀朔望宮中素服舉奠梓宮發引府獨衰經哭
送衆皆目之由是敬皇孝德感動中外而府名重海內矣

蠡勺編卷十七目錄

大禮

廷杖

東林氣節

海忠介子孫

熊經畧被刑

打事件

袁督師殺毛文龍

黃太沖白冤

崇正遺錄

懿安皇后之誣

南都防亂揭

傳疑錄

牧遊生知兵

明季門戶之局

明季貪墨之風

通鑒不尙奇節

綱目書死節之別

綱目黜更始

尹氏發明多迴護

王止菴論讀史

史筆之謬

蠡勺編卷十七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大禮

陽湖趙氏曰大禮之議天下後世衆口一詞皆是楊廷和而非張璁等明史傳贊獨謂廷和等徒泥司馬光程頤濮園之說而未準酌情理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此論直足破當時循聲附和之謬也按廷和草武宗傳位遺詔亦但云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迎嗣皇帝位其草世宗卽位詔亦云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皆未敢明言以世宗爲孝宗子也而奈何使之舍本生而考世父此本廷

和等之自爲窒礙無怪張璪等之伺間也璪之論曰漢成
帝之於哀帝宋仁宗之於英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
爲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倫序立陛
下何得與預立爲嗣者同例而論哉方獻夫疏曰程頤濮
議謂英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復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
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孝
宗未嘗立陛下於宮中孝宗未嘗以陛下爲後陛下亦未
嘗後孝宗也

世宗生在孝宗
旣崩之後二年

此二說明白了當自爲千古

不易之論故其疏一出楊一清早心折之世徒以考輿獻

者多小人考孝宗者多正人遂忘其說之至當爾豈篤論

乎自明史傳贊出而是非定矣

毛西河曰執政大臣先誤
解兄終弟及四字遂失倫

序夫所謂兄終弟及者謂同母之嫡弟否則同父之庶弟
未有伯叔父之子羣從兄弟而可言弟及者也古王傳位
祇有傅子傳弟二法夏周傅子則傅子之窮然後傳弟如
周匡王無子傳弟定王之類殷商傳弟則傅弟之窮然後
傅子如河宣甲無弟然後傅子祖乙之類是以禮運曰大
人世及以爲禮世者父子相繼及者兄終弟及皆以先君
之同體爲言謂親子親弟也今武宗無子已無傳世又無
親弟亦無傳及向使大臣畧知禮必當於憲宗十皇子中
擇其孫之嫡長者以後武宗禮長子不爲人後若後君則
非嫡長不可奈何誤解兄終弟及而以庶族兄弟當之不
取庶族之孫而取庶族之弟一似後武宗又一似後孝宗
者以致父子兄弟祖孫伯叔相爭不已倫序顛倒莫此爲甚
卽一開詔而議禮大害已釀於此宰相須用讀夏醴谷曰
書人非妄語也○西河有辨定大禮議甚明哲

興獻大禮楊蔣之泥一在不許興太后入午門是將使天
子臣其母也一在立崇仁王子爲興獻嗣是真謂父子可
互易也何以平世宗之心而間執小人之口乎至其後加
皇稱宗配享上帝則悖禮之大者夫正德爲帝興獻復爲

帝是兩帝也既崇其廟號則主將何立入七廟數乎身未
爲帝而入廟稱帝古無此義也別立廟乎有帝之號而無
觀德之實是虛名也兩者無一可張璠等本以干進意涉
於諛當諸賢竄逐之餘希合迎寵成此謬舉非獨人倫之
罪人亦經術之蝨賊也至楊慎等撼門大哭聲震闕廷雖
忠蓋有餘然近於激矣

廷杖

嘉靖三年秋七月詔稱獻皇帝爲皇考羣臣伏闕諫帝怒
戍學士豐熙等於邊杖員外郎馬理等於廷杖死編修王
相等十有八人凡二百二十人自是衣冠喪氣璠等勢益張孝
宗遂改稱伯考王氏文治曰古云刑不上大夫又云士可

殺不可辱臣子有罪貶之黜之罪大則殺之未聞以鞭杖
笞擊從事者隋文帝聽律外決杖不過施之散員屬吏唐
時杖人於朝堂亦偶一爲之然已非盛世所宜有矣至明
乃爲廷杖之法著爲國典流毒縉紳莫此爲甚蓋緣君相
深惡言官又不肯冒殺諫臣名往往借此以洩恨嘗閱魏
叔子文集載廷杖事甚核言每廷杖必遣大璫監視衆官
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
衣襍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
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惟露股受杖頭面觸
地地塵滿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敗肉斗許醫治數
月乃愈嗟乎以此笞奴隸猶酷况士大夫初無大過而但

以洩其私恨者乎又或不削其官而以此殘辱之此固石
勒高歡之所不肯爲也吳氏曰明時譴怒忠良惟成祖世
宗爲甚按成祖於忠臣怒其不我順也仇之也世宗之忠
臣則皆吾臣而思蓋於我也乃諫而罪者十常八九諫而
從者百無一二惟予言而莫之違獨何心哉

東林氣節

高沙夏氏曰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以江陵奪情事受杖
驟得重名及其再起氣節之士仰之如泰山喬嶽此東林
先聲也涇陽講學東林所著會約語語皆踏實地自王汝
中而後徧地狂瀾忽然得一砥柱豈非吾道之幸使當時
絕口不臧否人物但以倡明正學爲事庶幾乎鷺湖鹿洞

之亞矣乃一轉入聲氣遂使諸奸得指之以爲名豈非恨
事又曰東林前輩意氣激烈然其爲國實出一片血誠楊
左之獄山飛海立鬼泣神號二祖列宗之靈其將鑒之東
林理學以顧端文憲成爲首而鄒忠介元標馮恭定從吾
諸公繼之氣節在熹宗時以楊忠烈漣左忠毅光斗爲首
而趙忠毅南星高忠憲攀龍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頌昌諸
公繼之在思宗時以盧忠烈象昇范文貞景文爲首而倪
文正元璐金忠節鉉馬文忠世奇劉文正理順諸公繼之
其有所守不堅喪節末路者不當屬東林之列復社何爲
羣聚一班浮浪子弟談文論詩徵歌選伎及阮賊再起狼
奔鼠匿乞生無地反以國亡爲大幸嗚呼此心何可令東

林前輩見也故東林爲有明三百年士氣一大結局亦爲
周程以來道學支派一大結局

海忠介子孫

海忠介公無子人多惜之相傳天啟間有秀才作文祭之
句云誰謂公無子天下之忠臣孝子皆公子也誰謂公無
孫天下之直臣孝孫皆公孫也將焚有風自天而下撤其
文去鈕玉樵琇謂崇正間公之孫名祖述者造船載貨出
洋據綱鑑輯畧天啟元年八月蔭名臣海瑞子晏人監是
則公有子矣公卒於萬曆十五年八月距蔭子時已三十
三年而史傳及文集亦言公無子疑其族人爲公立嗣未
可知也又瓊州府志云公之父諱翰庠生母謝氏年二十

八而寡公繼室邱氏年十四來歸亦二十八歲而寡撫孤孫以嗣所謂孤孫者豈卽祖述耶見香山黃文學瑞谷粵小記

熊經畧被刑

鮎埼亭集言倉橋陳氏有秋曹日錄一書不著名氏其人
在明熹廟時爲獄官凡魏奄所殺諸君子不下東廠而下
刑部者皆載其獄中事甚悉而熊襄愍公廷弼事最怪其
言曰襄愍旣入獄一飲一食魏奄令獄官以帖子報知然
襄愍亦無所事其臥用一藤枕不分寒暑未嘗以去身每
夜人靜焚香再拜禮北辰則取此藤枕供之莫能知其意
也或以問襄愍亦笑而不答已而刑有日襄愍神色不變

手書遺疏猶爲上言邊事又作絕命詞乃怡然就刃時奉
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法場中空無有但
見一藤枕大駮相戒毋洩亟密報魏奄則命取熊氏子弟
家人拷問大索竟無所得魏奄計無所出遂祕其事不宣而
九邊所傳之首蓋並非襄愍真顱也魏奄敗後公子兆璧
連疏請首歸葬以消此冤案而已古多有兵解之說出白
神仙家其言荒誕不足信然而大造中無所不有則亦未
敢盡謂其無也

打事件

天啟時魏忠賢秉筆領東廠專以酷虐鉗中外每月旦廠
役數百人掣簽庭中分瞰官府其視中府諸處會審大獄

北鎮撫司考訊重犯者曰聽記他官府及各城門訪緝曰
坐記某官行某事某城門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記者上之
廠曰打事件至東華門雖夤夜投隙中以入卽屏人達至
尊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家人米鹽猥事宮中或
傳爲笑謔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甚而廠役每懸價
以買事件受買者至誘人爲奸盜而賣之

袁督師殺毛文龍

督師袁崇煥初受事卽以毛文龍擁眾糜餉欲誅之而是
時廷議方以其所居東江形勢足以牽制我朝而文龍
亦自恃其癸亥年詐取鎮江之功每有奏報輒多殺降人
難民以冒功觀熊廷弼海州不宜輕舉之奏及貽書朝士

謂文龍鎮江之捷目爲奇功乃實奇旤蓋深斥其激怒我
朝致四衛軍民誅戮殆盡因以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
膽奪河西之氣不可謂見之不早也見 開國方畧卷之

八

黃太沖白冤

明熹廟時魏忠賢弄國柄戕害清流餘姚黃忠端尊素遭
羅織死詔獄思宗卽位忠端長子宗羲字太沖攜鐵椎草
疏入京訟冤至則逆奄已死有詔卹死奄難者贈官三品
予祭葬蔭一子乃詣闕謝恩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忠端
削籍乃欽程奉奄旨論劾而李實則成丙寅黨旤之首者
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崇正元年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

元對簿宗羲出所袖鐵椎椎顯純流血滿體顯純自訴爲
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請從未減宗羲謂顯純與
逆奄構難忠良盡死其手幾覆宗社當與謀逆同科以謀
逆論雖如親王高煦尙不免誅况后之外親乎卒論二人
斬時欽程已入逆案而李實辨原疏非實所作乃逆奄取
其印信空本填寫故墨在硃上又陰致宗羲三千金求勿
質宗羲卽奏稱李實今日猶能公行賄賂其辨辭豈足信
哉於對簿時亦以鐵椎椎之然丙寅之旤實由空本填寫
得減死獄成偕同難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
於禁內思宗歎曰忠臣孤子朕心爲之惻然宗羲與吳江
周延祚光山夏承樵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

二人乃
斃諸君

子於獄
中者
思宗憫其忠孝不之罪也宗義在京師歐應元胸

拔其鬚歸焚而祭之忠端木主前乃治葬事

崇正遺錄

北平王霜皋諱世德字克承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國亡
奔淮南隱安宜以霜皋名其居嘗憤野史誣罔奮筆作崇
正遺錄一卷其自序曰先帝以仁儉英敏之主遭家不造
憂勤十七載卒以亡國嗚呼天乎其人耶臣小臣侍左右
知禍所從來非無故矣上即位誅逆璫斥宦官虛心委任
儒臣而所謂儒臣者率庸劣狡橫唯知背公死黨致疆場
日賊盜賊蠡起環顧中外一無足恃於是破格用人求其
才以圖匡濟卽有一二可用之才而門戶膠牢不可破解

如其黨力護持之非其黨縱才有可用必多方排陷置之
死地而國家安危曾莫之恤使天子循衆議以用人既不
效排衆議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
朝而戮矣輾轉相循賊勢已熾天子孑然孤立旁皇無所
措而宗社隨之嗚呼家國淪亡誰之罪歟每召對大臣竊
聞天語諮詢天下大計諸臣非慚汗不能對卽齷齪舉老
生常談塞責間有一二忠鯁敢言又迂疎不識時務不可
用臣竊恨之且夫魏璫竊國柄威震天下先帝春秋方十
七不大聲色手翦除之此固非中主所及而畏天災遵祖
訓勤經筵察吏治求民瘼未嘗一日自暇逸使君臣一德
將相協恭卽太平不難致不幸有君無臣卒之躬殉社稷

中宮就縊公主手刃從來死國之烈未有過於先帝亡國之痛未有痛於先帝者也乃失身不肖之徒自顧不免清議肆爲誹謗或曰寵田妃任宦官以致亡或曰貪利惜財用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舉亡國之咎歸之君父冀寬己誤國之罪轉相告語且筆之書以欺天下後世之耳目臣用是切齒腐心深懼實錄無存後世將有與失德之主同類並譏者矣故錄所見聞凡野史之謬者正之遺者補之聊備實錄萬一庶流言邪說不得肆其誣讖異時史筆或有取焉康熙十八年 詔修明史徵遺書有司錄其

副上史館

懿安皇后之誣

甲申之變朝野相傳懿安皇后不死朱竹垞謂 世祖實錄大書元年五月葬明天啟皇后張氏於昌平州而蔣良騏東華錄又有順治五年閏四月天津妖婦假稱明天啟后同黨王禮張大保制王印令旗伏誅之語讀者疑之嘗記丹陽人賀天士紀內侍王永壽言熹宗時有京師小家女任氏貌麗而心狡魏忠賢嚮之以進立爲貴妃素見惡於張后甲申三月后聞變自經永壽曰觀其死任氏盛粧見賊給曰我固天啟皇后也賊信之遂擁去未幾賊遁任潛挾金寶逸出宮遇無賴少年與之暱懼京師不可留乃攜之數百里外據此則天津妖婦其爲任氏無疑者第亂離之際野史所載傳聞多訛耳

崇正十七年春京師陷思陵傳旨後宮令自裁太監

王承壽奔告於帝曰懿安皇后業自經矣帝乃起赴煤山殉社稷見朱竹垞題趙淑人宮門待漏圖

南都防亂揭

崇正中復用涓人逆黨咸冀錄用而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至陽羨出山特起馬士英爲鳳督士英以阮大鍼爲援奄黨又熾卽東林中如錢謙益以退閒日久亦相附和矣獨南都太學諸生仍持清議乃以大鍼觀望南中心生他變作南都防亂揭文宜興陳貞慧甯國沈壽民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桂共議署名東林子弟首推無錫顧文端公之孫杲被難諸家推餘姚黃忠端公長子宗羲縉紳則推周儀部鑣大鍼銜之壬午入京陽羨欲薦宗羲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甲申之難赧王立

國大鉞驟起遂按揭一百四十人欲盡殺之時宗羲憂國
勢難支之南都上書而既作同邑有奄黨者糾劉忠正公
及三弟子三弟子者都御史郝彪佳給事中章正宸與宗
羲也遂與杲並逮駕帖未出而大兵至得免南都歸命
踉蹌回浙東時忠正已死節魯王監國孫嘉績熊汝霖以
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宗羲糾黃竹浦宗羲所居子弟數百人隨
諸軍江上人呼之曰世宗營

傳疑錄

汪堯峯題其仲弟楮九傳疑錄謂錄末永王事見於國
初邸鈔順治元年十一月有稱前明王子者至京師入故
嘉定伯周奎家奎留之二日遂以偽太子疏於朝於是

吏科朱徽河南道趙繼鼎等連章劾奎而錄言爲人所執者非是旣下刑部有小內官指驗癍痕抱之而哭錄言內官不敢識認者亦非是一時廷臣諸疏具在大指畧同獨侍郎沈惟炳所言尤明切畧曰如其真也是先帝之靈所默擁也 清朝寬仁厚德加意先朝上諡發喪備極隆盛今且命將出征代先帝除凶伐暴又何嫌何疑於其子不以備三恪之後祀爲先帝存此一綫哉如其僞也則必陰險者妄圖富貴故挾此無知之徒冒死試法凡主使合謀之人收藏引進之家務必直窮到底與天下共見之若畱疑似之形何以傳信後世云云嗟乎東宮南竄舉朝猶斥爲王之明況乎玉步旣改而欲緩頰措辭於其間不更難

乎然則沈侍郎之疏未爲失也摺九不及見邸鈔故所載不無牴牾

牧遊生知兵

牧遊生姓堵氏其父禱於三茅山夢神畀以牧牛兒而生因小字曰牧一後又自號牧遊生嘗挾冊爲里塾師年三十餘舉孝廉崇正丁丑成進士辛巳官長沙知府率鄉勇破山賊蕭相宇又破醴陵燕子窩賊皆斬其渠中外稱知兵甲申畱都擁立遷武昌兵巡副使改督學尋擢巡撫湖北先是李白成旣死其義兒李錦等十八部屯澧州界上號三十萬遠近大震生偵知錦母高氏有智術軍事皆取決而高氏弟名一功者所部二萬人驍勇爲諸軍最生單

騎詣其營錦一功以鐵騎數十來迎入營稱詔賜高氏命服賜錦一功蟒玉及金銀器犒其軍皆踴躍叩首謝軍中置酒生南面坐引卮談論慷慨具陳忠孝大義纒纒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呼錦曰公神人也汝曹不可負別部相繼來謁皆如約受撫事聞封高氏英淑夫人李錦左軍侯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他部爵皆通侯號忠貞營自是屢立戰功加總督侍郎賜上方劍鳳紐銀印順治六年正月我大軍下湘潭生兵敗走郴州又走肇慶徵召李赤心等於藤鬱將率之出楚謀再舉至梧州部曲稍稍散赤心等亦不至恚恨疾遂革十一月舟泊潯江夜且半索紙筆草遺疏尋卒生名蔭錫字仲緘義興人一

子世明亦以是年先卒於軍見邵子湘青門籬橐

明季門戶之局

呂晚村曰明季仕宦獨尊進士而其中又有門戶之黨出必由進士仕必入門戶則進捷而退難聲譽易起誑誤易復失職敗節可飾罪爲功其力至於顛倒一世之刑賞是非而不以爲難蓋自熹宗時閹阝蔓延正人刳屠殆盡思陵之世一二僅存而門戶愈堅朋黨之阝愈熾黨同伐異賢者不免卒之君子不勝小人勝而明祚亦移矣二百八十年無恙之金甌破碎於千百庸進士之手相傾相軋馴至土崩瓦解而原諸臣之心則宗社可覆君父可亡而進士門戶之局必不可破百世而下讀史者有餘痛焉見所

撰平涼隆德令費彥芳墓誌

明季貪墨之風

明白太祖痛懲貪墨元末之習一戢至洪宣時餘烈尙存
猶且黜劉觀登顧佐防微杜漸兢兢乎慎之迨萬安柄政
已賄賂公行至嚴嵩而大熾徐階承嚴嵩之後稱爲能矯
其弊然致政歸時連舟尙百餘里簏載囊裹不可勝計他
可知矣隆萬以來無缺不鑽無官不賣縉紳家高費大厦
良田美池並一切金寶珠玉歌舞宴戲皆積窮百姓賣兒
貼婦錢爲之盜安得起嗚呼天下應有李白成久矣猶
沾沾於裁驛站之間真目論也

通鑒不尙奇節

汪鈍庵曰屈原子胥皆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而楊子雲
獨譏之司馬文正公之爲人豈子雲比哉而所撰通鑑不
尙奇節之士其於原之湛身畧而不取則亦已矣至淵明
出處始末具詳本傳其爲詩也哀夷齊之固窮感精衛之
填海大節炳然微獨甲子紀年也而通鑑不載夫子雲曲
學之士溫公好之至謂荀孟殆不足比遂作太元集註又
作潛虛以擬之是其不取原與淵明得非平時所好不免
深中子雲之毒故耶至綱目於元嘉四年乃大書晉徵士
陶潛卒以明其不失身於宋氏獨得爲晉全人也

綱目書死節之別

二九居集曰人臣盡節死難自商夷齊後春秋書孔父仇

牧荀息嘉其能以死殉君也綱目繼春秋而作其於歷代

諸臣或死君或死社稷或死封疆或死討賊皆書死之以

予之所以著為人臣者立身事君之大節示後世委質盡

忠之烈也漢十一人劉崇翟義劉快傅燮耿紀韋晃孟晉

十五人周處劉沈嵇紹譙登庾珉王雋吉朗辛賓段唐十

四人劉感呂子臧張善相李元通來濟高叡李愷曹魏王

經孫吳張悌西涼掌據後秦姚平蕭齊顏見遠元魏崔楷

後梁王彥章後晉沈斌後漢鞏廷美孟蜀趙崇溥各一人

苻秦王充徐嵩后毛氏蕭梁韋粲張燠沈峻各三人後唐

裴約姚洪夏魯奇宋令詢四人南唐劉仁贍張彥卿二人

而婦人惟苻秦毛后焉雖然不盡此也攷其事知其人書

法雖異而忠烈不可掩也則有以卒書者莽迎漢大夫龔
勝爲太子師友祭酒魏閔徵故晉散騎常侍辛謐爲太常
二人俱不食而卒此非劉氏司馬氏之夷齊與則有以及
書者宋劭弑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尙
書江湛此與春秋書孔父仇牧荀息無以異則有以殺書
者漢建武三年張步執伏隆殺之建安二年袁術殺故兗
州刺史金尙晉咸和四年蘇逸殺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
雅以至隋破相州尉遲迴自殺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
武后殺右衛將軍李安靜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是皆殺
身成仁守死報國不事二姓不忘故君者也唐興元間顏
真卿爲李希烈所殺不書死之說者謂惜其死之晚非也

真卿忠義天植百折不回甲子八月之事有從容之致焉
何計早晚然而變文書之者病德宗也何病乎德宗有臣
如真卿不能用乃聽奸讒擠之死地而不惜使真卿在朝
希烈安得而殺之四世元老委以遺賊變文書之以是爲
深病焉爾天寶末安祿山陷陳畱殺張介然陷潁川執太
守薛原長史龐堅殺之此三人者時且與李盧張許同追
贈矣事蹟雖異而其死則一也若夫嗣聖初李孝逸擊李
敬業殺之君子以爲武曌將滅唐室敬業首倡大義興兵
討逆不克見殺斯漢翟東郡復起也而書法若此得非偶
置之耶則有以死書者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敗死與
夫漢巨鹿男子馬適求謀誅王莽晉淮南王允討趙王倫

南宋中書監袁粲尙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梁永安侯確
謀討侯景唐越王貞瑯瑯王沖父子舉兵匡復皆不克而
死焉斯又與漢之安眾徐鄉少府司直諸人先後一轍圖
亂賊於方盛扶國祚於將顛自靖獻乎先王存綱常於萬
世豈可以史筆偶殊而謂其微寓不足乎夫春秋之法善
善爲長忠臣義士聖心嘉予況捐軀殉國大節炳著者哉
若乃化工之筆美惡不嫌同辭故當時惟據事直書而褒
貶自見善觀史者當攷跡以明心無因文而害意斯可與
論世矣

綱目黜更始

高沙夏氏曰更始雖孱懦然故舂陵戴侯之曾孫遣兵誅

莽報漢室之大仇此非楚義帝比也更始在位二年赤眉奉劉盆子攻長安更始未及降蕭王秀已卽位鄯南詔封更始爲淮陽王乃義帝見弑於項藉高祖猶爲之發喪光武北面爲更始臣旋且叛之而去於義何居綱目進蜀漢於正統而黜更始爲未成君尙非篤論

尹氏發明多迴護

周氏密曰綱目一書朱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爲之說抑過矣如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暘死者六十餘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暘字之譌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已甚尹氏起莘乃爲之說曰此朱子書法所寓且引

孟子殺人以梃與刃與政之說其實通鑒失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緯荒遊無度不避寒暑於從官死者尙六十人則其餘可知矣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沒其實哉又郭威弑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弑尹又爲之說曰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弑帝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不應書法倒置如此亦恐誤書耳又隋開皇十七年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綱目條下云蕭摩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同坐大理少卿趙綽固諫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按通鑒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

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
退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捨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此乃綽
欲令摩訶從坐而帝特赦之綱目誤矣又通鑑貞觀元年
杜淹薦邸懷道云親見其諫煬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
諫曰臣不居重任知諫不從上曰知不可諫何爲立其朝
卿仕世充尊顯何亦不諫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
充若拒諫卿何得免淹不能對按此實責其知煬帝之不
可諫而猶立其朝耳今綱目乃於上言世充拒諫易其語
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殊失其實矣又綱目開元九年冬
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以後凡四條按通鑑是年之末
十二月幸驪山云云是歲諸王爲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云

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當依通鑑作是歲爲是又綱目書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書氏按通鑑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爲皇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鑑所書而逸其上文耳尹又謂唐史妃久疾帝念之遂立爲后册訖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過也又綱目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後至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蓋紀載編摩條目浩博勢所必至無足怪者但不當從而爲之說耳

王止庵論讀史

掖縣王茂才爾齊字襄哉一號泡齋其論讀史曰以正史爲主而旁證以外史如前後漢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三

國志外有蕭常續漢書謝陞季漢書晉書外有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北史宋齊梁陳隋諸書外有許嵩建康實錄新唐書外有劉昫舊唐書范祖禹唐鑑五代史外有尹洙五代春秋范垫林禹吳越備史句延慶錦里耆舊傳馬令陸游南唐書宋史外北宋有王禹偁東都事畧曾鞏隆平集南宋有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徐夢莘北盟會編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元史外有蘇天爵名臣事畧凡此諸書皆當參互考訂者

史筆之謬

楊升菴曰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邱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

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

聖詩聖訓聖書聖德聖心聖德聖心聖德聖心

聖詩聖訓聖書聖德聖心聖德聖心聖德聖心

蠡勺編卷十七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十八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國朝班爵之始

我朝自 太祖乙卯

明萬曆四十三年

既平諸國每三百人設一

牛象額真五牛象設一甲喇額真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真

每固山左右設兩梅勒額真初設黃紅藍白四旗至是添

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共八旗又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人

扎爾固齊十人佐理

五日一視朝凡有聽斷先經扎爾固齊然後言于五臣五臣言于眾貝勒

然後奏聞

天命五年三月

明泰昌元年

分總兵官品為三等副將

遊擊亦如之眾牛象額真俱為防禦官每牛象下設千總

四員天命十一年九月

太宗即位

改明年為天聰元年

設八大臣

為八固山額真

總理一切事務與貝勒坐議出獵行師各領本旗兵行凡事皆聽稽察

又設

十六大臣佐理國政

審斷訟獄不令出兵駐防

又設十六大臣出兵駐

防

以時調遣仍審理詞訟

天聰五年設六部每部以貝勒管理其下

設承政參政啟心郎天聰九年八月設蒙古都統八旗各

一員下設副都統參領各一員

四月上尊號改明年為崇德元年

崇德三

年七月更定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八衙門官制每衙門設

滿州承政一員以下設左右參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

共五等順治五年九月設六部漢尚書都察院漢都御史

各一員六年四月增設戶部十四司漢主事各一員十年

六月設內三院

秘書宏文國史

漢官大學士各三員十五年七月

諭吏部本朝設內三院有滿漢大學士侍讀學士等官

今斟酌往制除去內三院秘書宏文國史名色大學士改爲殿閣大學士仍俱正五品照舊例兼銜設立翰林院設掌院學士一員正五品其餘學士亦正五品內閣滿字稱爲多里右衙門翰林院滿字稱爲筆帖黑衙門其侍讀學士以下數員官銜滿名照漢官稱謂通着查例詳議具奏六部滿漢尙書俱作正二品滿字仍稱阿里哈昂邦侍郎俱作正三品滿仍稱阿思哈尼昂邦理事官滿稱一齊蝦喇哈番漢字稱爲郎中俱正五品副理官滿稱愛惜喇庫哈番漢稱員外員從五品額者庫哈番漢字稱爲主事正六品司務添設滿官稱爲他庫喇布勒哈番從九品都察院左都御史滿字稱哈思戶額爾機阿里飛拜察喇昂邦

正二品左副都御史滿稱哈思戶額爾機阿思哈尼拜察
喇昂邦正三品左僉都御史滿稱哈思戶額爾機阿達飛
拜察喇昂邦正四品監察御史滿稱察脈拖喇哈番正七
品經畧改爲司務添設滿員稱他庫喇布勒哈番從九品
通政使司通政使滿稱阿里飛哈分布勒哈番正三品左
通政滿稱喀思戶額爾機哈分布勒哈番正四品右通政
滿稱一齊額爾機哈分布勒哈番正四品左參議滿稱哈
思戶額爾機愛惜喇庫哈番右參議滿稱一齊額爾機愛
惜喇庫哈番正五品經畧改爲司務添設滿官稱他庫喇
布勒哈番從九品大理寺卿滿稱阿里哈哈布漢稱卿正
三品少卿滿稱一爾希哈番正四品寺丞滿稱惜喇脈哈

番正五品寺正滿稱一齊蝦庫正六品寺副稱愛惜喇庫
從六品評事稱額者庫正七品司務添設滿官稱他庫喇
布勒哈番從九品這改定官名通行傳諭各衙門啟心郎
原因諸王貝勒管理部院事務而設合宗人府啟心郎仍
照舊其餘部院啟心郎俱着裁去其太常寺等衙門官名
品級著并詳議畫一具奏

國朝冠服之制

大清通禮 皇帝冬朝冠薰貂爲之自十一月朔至上元
用黑狐上綴朱緯頂三層貫東珠各一皆承以金龍四飾
東珠如其數上銜大珍珠一夏朝冠織玉草或藤竹絲爲
之緣石青片金二層上綴朱緯前綴金佛飾東珠十有五

後綴舍林飾東珠七頂如冬朝冠端罩紫貂爲之明黃緞裏左右垂帶各二下廣而銳色與裏同十一月朔至上元用黑狐裘服色用石青繡五爪正面金團龍四兩肩前後各一其章左日右月前後萬壽篆文間以五色雲朝服色用明黃惟 南郊 祈穀 雩祭用藍 朝日用紅 夕月用月白其制披領及袖皆石青冬用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繡文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腰帷行龍五衽正龍一襃積前後團龍各九裳正龍二行龍四披領行龍二袖端正龍各一列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黼黻在衣宗彝藻火粉米在裳間以五色雲下幅八寶平水十一月朔至上元用緣貂朝服其制披領及裳皆表以紫貂袖端薰

貂繡文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襲積行龍六列十二章均在
衣間以五色雲朝珠用東珠一百有八佛頭記念背雲大
小墜珍寶雜飾各惟其宜惟祀天以青金石爲飾祀
地球用蜜珀朝日用珊瑚夕月用綠松石雜飾惟其
宜條皆明黃色朝帶之制二皆明黃色其一龍文金圓版
四飾紅寶石或藍寶石及綠松石每具銜東珠五圍珍珠
二十左右佩帔淺藍及白各一下廣而銳中約縷金圓結
飾寶如版圍珠各三十佩囊文繡燧觶刀削結佩惟其宜
條皆明黃色其二龍文金方版四其飾祀天用青金石
祀地用黃玉朝日用珊瑚夕月用白玉每具銜東
珠五佩帔及條惟圓丘用純青餘如圓版朝帶之制中

約圓結如版飾銜東珠各四佩囊純石青左觶右削並從
版色吉服冠頂滿花金座上銜大珍珠一龍袍色用明黃
領袖皆石青片金緣繡文金龍九列十二章間以五色雲
領前後正龍各一左右及交襟處行龍各一袖端正龍各
一下幅八寶立水裾左右開吉服朝珠珍寶隨所御吉服
帶用明黃色鏤金版四方圓惟便銜以珠玉雜寶惟宜左
右佩帨純白下直而齊中約金結如版飾餘如朝帶常服
冠紅絨結頂常服褂色用石青花文隨所御常服袍色及
花文隨所御裾左右開常服帶如吉服雨冠雨衣雨裳皆
用明黃色氍及羽緞油綢惟其時 皇后冬朝冠薰貂爲
之上綴朱緯頂三層貫東珠各一皆承以金鳳飾東珠各

三珍珠各十有七上銜大東珠一朱緯上週綴金鳳七飾
東珠各九貓睛石各一珍珠各二十有一後金翟一飾貓
睛石一珍珠十有六翟尾垂珠凡珍珠三百有二五行二
就每行大珍珠一中間金銜青金石結一飾東珠珍珠各
六末綴珊瑚冠後護領垂明黃條二末綴寶石青緞爲帶
夏朝冠青絨爲之餘如冬朝冠金約鏤金雲十有三飾東
珠各一間以青金石紅片金裏後繫金銜綠松石結貫珠
下垂凡珍珠三百二十有四五行三就每行大珍珠一中
間金銜青金石結二每具飾東珠珍珠各八末綴珊瑚耳
飾左右各三每具金龍銜一等東珠各二朝褂之制三皆
石青色片金緣其一繡文前後立龍各二下通襍積四層

相間上爲正龍各四下爲萬福萬壽其二繡文前後正龍
各一腰帷行龍四中有襃積下幅行龍八其三繡文前後
立龍各二中無襃積下幅八寶平水領後皆垂明黃條其
飾珠寶惟宜朝袍之制三皆明黃色其一披領及袖皆石
青片金加貂緣肩上下襲朝褂處亦加緣繡文金龍九間
以五色雲中無襃積下幅八寶平水披領行龍二袖端正
龍各一袖相接處行龍各二其二披領及袖皆石青冬用
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肩上下襲朝褂處亦加緣繡
文前後正龍各一兩肩行龍各一腰帷行龍四中有襃積
下幅行龍八其三領補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中無
襃積裾後開餘如貂緣朝袍之制領後垂明黃條飾珠寶

惟宜領約縷金爲之飾東珠十有一間以珊瑚兩端垂明
黃條二中各貫以珊瑚末綴綠松石各二朝珠三盤東珠
一珊瑚二佛頭記念背雲大小墜珠寶雜飾惟宜條皆明
黃色采悅綠色繡文爲五穀豐登佩箴管繫表之屬條皆
明黃色冬朝裙片金加海龍緣上用紅織金壽字緞下石
青行龍毳緞皆正幅有襞積夏朝裙片金緣緞紗各惟其
時吉服冠頂用東珠龍褂之制二皆石青色其一繡文五
爪金團龍八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襟行龍四下幅八寶立
水袖端行龍各二其二制亦如之惟下幅及袖端不施章
采龍袍之制三色用明黃領袖皆石青其一繡文金龍九
間以五色雲福壽文采惟宜下幅八寶立水領前後正龍

各一左右及交襟處行龍各一袖如朝袍裾左右開其二
繡文五爪金團龍八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襟行龍四下幅
八寶立水領袖及裾均如前制其三制亦如之惟下幅不
施章采吉服朝珠一盤珍寶隨所御條皆明黃色

文武品官冠服

文一品朝冠薰貂爲之十一月朔至上元用青狐頂鏤花
金座中飾東珠一上銜紅寶石補服色用石青前後繡鶴
及四爪正蟒朝服藍及石青諸色隨所用其制披領及袖
皆石青冬用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兩肩前後正蟒
各一腰帷行蟒四中有襲積裳行蟒八緣貂朝服之制披
領及裳俱表以紫貂袖端薰貂端罩貂皮爲之藍緞裏朝

珠珊瑚青金綠松蜜珀隨所用雜飾惟宜條用石青色朝帶用石青或藍鏤金銜玉方版四每具飾紅寶石一佩帔下廣而銳吉服冠頂用珊瑚蟒袍藍及石青諸色隨所用通繡九蟒吉服帶佩帔下直而齊版飾及佩惟宜雨冠雨衣及裳均用紅色坐褥冬狼皮夏用紅褐武一品補服前後繡麒麟餘皆如文一品文二品冬朝冠薰貂爲之十一月朔至上元用貂尾頂鏤花金座中飾小紅寶石一上銜珊瑚補服前後繡錦雞朝帶鏤金圓版每四具飾紅寶石一吉服冠頂鏤花珊瑚雨冠紅色雨衣雨裳青色惟各省督撫均得用紅色坐褥冬用獾皮夏用紅褐緣阜褐餘俱如文一品武二品補服前後繡獅餘皆如文二品文三品朝冠頂鏤花

金座中飾小紅寶石一上銜藍寶石補服前後繡孔雀朝帶鏤花金圓版四吉服冠頂用藍寶石坐褥冬用貉皮夏用阜褐緣紅褐餘皆如文二品武三品冬朝冠薰貂爲之補服前後繡豹餘皆如文三品惟無緣貂朝服及端罩一等侍衛戴孔雀翎端罩捨獬豸爲之間以貂皮月白緞裏餘皆如武三品兩冠用大紅色雨衣青色文四品冬朝冠薰貂爲之頂鏤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青金石補服前後繡雁朝帶銀銜鏤花金圓版四吉服冠頂用青金石蟒袍通繡八蟒皆四爪兩冠紅色前加緣二寸五分後五寸青色

四品以下在內廷行走及講官兩冠皆紅色

坐褥冬用山羊皮夏用

阜布餘皆如文三品武四品補服前後繡虎餘皆如文四

品二等侍衛戴孔雀翎端罩赤豹皮爲之素紅緞裏朝服
翦絨綠色用石青通身雲緞前後方襴行蟒各一腰帷行
蟒四中有襃積領袖俱石青絳緞冬夏皆用之餘皆如武
四品雨冠 御前侍衛 乾清門侍衛皆用紅色雨衣雨
裳 御前侍衛用紅色其餘侍衛各從其品

四品官以上及御前侍

從官衣服織文均得用蟒

文五品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

上銜水晶補服前後繡白鷗朝服片金緣色用石青通身
雲緞前後方襴行蟒各一中有襃積領袖俱石青絳緞冬
夏皆用之朝帶銀銜素金圓版四吉服冠頂用水晶坐褥
冬用青羊皮夏用藍布襯白氈餘皆如文四品武五品補
服前後繡熊餘皆如文五品惟無朝珠三等侍衛戴孔雀

翎端罩黃狐皮為之月白緞裏朝服翦絨緣如文五品朝

服之制餘皆如武五品文六品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

藍寶石一上銜碑礪補服前後繡鷺鷥朝帶銀銜玳瑁圓

版四吉服冠頂用碑礪坐褥冬用黑羊皮夏用黑櫻色布

餘皆如文五品惟無朝珠五品以下惟京堂翰詹科道得用貂裘朝珠六品以下惟禮部

主事司務光祿寺署正署丞典簿太常寺博士典簿國子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太常寺讀祝官贊禮郎鴻臚寺

鳴贊壇廟執事武六品補服前後繡彪餘皆如文六

品藍翎侍衛戴藍翎端罩朝服朝珠均如三等待衛餘皆

如武六品雨冠紅色青緣雨衣青色文七品朝冠頂鏤花

金座中飾小水晶一上銜素金補服前後繡鷺鷥朝帶素

銀圓版四吉服冠頂用素金蟒袍通繡五蟒皆四爪雨冠

青色前加緣二寸五分後五寸紅色坐褥冬用麂皮夏用
灰色布餘皆如文六品武七品補服制如武六品餘皆如
文七品文八品朝冠鏤花陰文金頂無飾補服前後繡鶴
鶉朝服色用石青雲緞無蟒領袖皆青倭緞中有襲積冬
夏皆用之朝帶銀銜明羊角圓版四吉服冠鏤花陰文金
頂坐褥冬用麂皮夏用土布餘皆如文七品武八品補服
前後繡犀牛餘皆如文八品文九品朝冠鏤花陽文金頂
補服前後繡練雀朝帶銀銜烏角圓版四吉服冠鏤花陽
文金頂坐褥冬用獺皮夏用土布餘皆如文八品武九品
補服前後繡海馬餘皆如文九品未入流冠服制如文九
品雨冠青色紅緣雨衣青色凡文武候補候選官頂帶均

與現任同七品以上得用諸花繒八品九品用雜花及素繒舉人視七品貢監生員視八品左都

御史左副都御史監察御史直省按察使及各道補服均

前後繡獬豸其都察院都事經歷筆帖式及按察使經歷

照磨等官俱照本身品級不得用獬豸補服

命婦冠服

一品命婦冬朝冠薰貂為之頂鏤花金座中飾東珠一上

銜紅寶石前綴金簪三飾以珠寶護頰條用石青色金約

青緞為之中綴鏤金火燄飾珍珠一左右金龍鳳各一後

垂青緞帶二紅片金裏耳飾左右各三每具金雲銜珠各

二朝褂色用石青片金緣繡文前行蟒二後行蟒一領後

垂石青條雜飾惟宜朝袍藍及石青諸色隨所用披領及

袖皆石青冬用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繡文前後正
蟒各一兩肩行蟒各一襟行蟒四中無襞積披領行蟒二
袖端正蟒各一袖相接處行蟒各二後垂石青條雜飾惟
宜領約鏤金爲之飾紅藍小寶石五兩端垂石青條二中
各貫珊瑚末綴珊瑚各二朝珠三盤珊瑚青金綠松蜜珀
隨所用雜飾惟宜條用石青色采悅月白色不繡花文冬
朝裙片金加海龍緣上用紅緞下石青行蟒糝緞皆正幅
有襞積夏朝裙片金緣緞紗各惟其時吉服冠薰貂爲之
頂用珊瑚吉服褂色用石青繡花八團蟒袍藍及石青諸
色隨所用通九蟒皆四爪二品命婦朝冠頂鏤花金座中
飾紅寶石一上銜珊瑚吉服冠頂鏤花珊瑚餘皆如一品

命婦三品命婦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紅寶石一上銜藍
寶石吉服冠頂用藍寶石餘皆如二品命婦四品命婦朝
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青金石朝袍片金
緣繡文前後行蟒各二中無襞積後垂石青條雜飾惟宜
朝裙片金緣上用綠緞下石青行蟒縫緞皆正幅有襞積
吉服冠頂用青金石蟒袍通八蟒皆四爪餘皆如三品命
婦五品命婦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水
晶吉服冠頂用水晶餘皆如四品命婦六品命婦朝冠頂
鏤花金座中飾小寶藍石一上銜碑礫吉服冠頂用碑礫
餘皆如五品命婦七品命婦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水
晶一上銜素金吉服冠頂用素金蟒袍通五蟒皆四爪餘

皆如六品命婦他若品官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妻受封者冠服得如所封之品本身加級受封冠服均從本任惟致仕後得照所封之品服用其京外革職畱任之員得照原品頂帶服用其有因公革職未追封誥者祇許服用原官頂帶

士民吏役冠服

會試中式貢士朝冠鏤花金頂上銜金三枝九葉狀元金頂上銜水晶授職後各視其品舉人公服冠頂鏤花銀座上銜金雀公服袍青紬爲之藍緣披領如袍飾公服帶制如文八品朝帶吉服冠頂銀座上銜素金貢生吉服冠鏤花金頂餘皆如舉人監生吉服冠素銀頂餘皆如貢生生

員公服冠頂鏤花銀座上銜銀雀公服袍藍紬爲之青緣
披領如袍飾公服帶制如文九品朝帶吉服冠制如監生
外郎耆老冠頂以錫民人冬夏帽上不得用絨纓大結考
職吏員在籍止用頂帽不得僭用補服內外各衙門供事
書吏非年滿考職者不得僭用金頂奴僕優伶阜隸許用
繭紬毛褐葛布梭布貉皮羊皮其紡絲紬絹緞紗綾羅各
種細毛及石青色衣俱不得服用冬帽用染騷鼠狐貉獺
皮不得用貂

鹵簿儀仗

漢官儀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兵衛以甲盾居外爲前
導皆著之簿故曰鹵簿宋延祐後始著爲圖我朝法

駕鹵簿前列導象四民尉二十八人次寶象五民尉八十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次靜鞭四民尉十四人治儀正一人次前部大樂大銅角四小銅角四金口角四和聲署史十二人次革輅駕馬四民尉三十二人木輅駕馬六民尉三十二人象輅駕馬八民尉三十四人金輅駕象一民尉四十四人玉輅駕象一民尉四十四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次饒歌大樂大銅角八小銅角八金鉦四角二十四龍鼓二十四龍篴十二拍板四仗鼓四金二龍鼓二十四紅鐙六署史四十八人民尉百八十八人冠軍使一人整儀尉二人次引仗六御仗六吾仗六立瓜臥瓜各六星鉞各六出警入蹕旗各一民尉六十七人五色金

龍小旗二十民尉四十人雲麾使一人整儀尉二人次翠
華旗二金鼓旗二門旗八日月旗各一五雲旗五五雷旗
五八風旗八甘雨旗四民尉七十二人列宿旗二十八五
星旗五五嶽旗五四瀆旗四神武朱雀青龍白虎旗各一
民尉九十二人天馬天鹿辟邪犀牛赤熊黃羆白澤角端
遊麟彩獅振鷺鳴鳶赤烏華蟲黃鵠白雉雲鶴孔雀儀鳳
翔鸞旗各一民尉四十人次五色龍纛二十次前鋒纛八
護軍纛八驍騎纛二十四民尉百二十人雲麾使二人治
儀正二人整儀尉二人次黃麾四儀鎧斃四金節四進善
納言數文振武褒功懷遠行慶施惠明刑弼教教孝表節
旌各二民尉五十六人龍頭旛四豹尾旛四絳引旛四信

旛四羽葆幢四霓幢四紫幢四長壽幢四民尉六十四人雲
麾使二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二人次鸞鳳赤方扇八雉尾
扇八孔雀扇八單龍赤團扇八單龍黃團扇八雙龍赤團扇
八雙龍黃團扇八壽字黃扇八民尉百二十八人雲麾使
一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二人次赤素方繖四紫素方繖
四五色花繖十間以五色九龍繖十民尉八十四人九龍
黃蓋十紫芝蓋二翠華蓋二九龍曲柄黃蓋四民尉八十
四人鑿儀使一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二人
次戟四親軍八人笏四親軍八人豹尾槍二十護軍四十人
弓矢二十儀刀二十親軍各四十人雲麾使一人治儀正
二人整儀尉四人次仗馬十護軍二十人冠軍使雲麾使

二人次金方几一金交椅一金瓶二金盥盤一金盃一金

合二金鑪二拂二立夏陳列旗尉二十二處暑收人雲麾使一人

治儀正二人次九龍曲柄黃華蓋一執蓋武備院掌蓋司

蓋四人前引佩刀大臣十人提鑪二執鑪侍衛二人金輦

在中左右奉輦鑾儀使二人扶輦冠軍使一人雲麾使一

人治儀正二人整儀尉二人旗尉二十八人後扈佩刀大

臣二人豹尾班執槍佩儀刀侍衛各十人佩弓矢侍衛十

人領侍衛內大臣一人侍衛班領二人後管宗人府王公

二人散秩大臣一人前鋒護軍統領一人給事中御史二

人各部郎中員外郎四人侍衛班領一人署侍衛班領一

人侍衛什長二人次黃龍大纛二領侍衛內大臣一人內大

臣散秩大司燾侍衛什長二人建燾親軍四人佩鳴螺親

軍六人凡職事官均采服親軍護軍旗尉民尉各服其服

皇后儀駕鹵簿大儀輿一乘民尉三十四人儀輿二乘旗

尉十二人黃輿二乘民尉三十四人次五色龍鳳旗十旗

尉二十八人臥瓜四立瓜四旗尉十二人吾伎四旗尉六人

次黃赤二色龍鳳扇八雉尾扇八旗尉三十二人次赤素

方繖四五色四季花繖四旗尉二十八人五色九鳳繖十

旗尉二十人次金節二旗尉四次拂二立夏陳列處暑收香鑪

二金合二盥盤一盃一瓶二金倚一方几一旗尉二十二

人次黃色九鳳曲蓋一旗尉三人鳳輿一乘旗尉八人凡

擎執旗尉民尉各服其服皆內監充

大駕鹵簿圖

卷十八

四

休甯汪文端公大駕鹵簿圖記序曰鹵簿之名沿于西漢
所稱千乘萬騎屬車九九其獲畧麤綏邛偈容裔之盛槩
可想見自時厥後代有損益我朝參用前代舊式視昔
特爲簡省制詔有司博考成規丕昭鉅典一器一名必
本之于經參之于史驗之物象徵之度數綜往古之豐儀
折衷以皇朝之隆軌品章儀具文質得中更定大駕鹵
簿爲法駕鹵簿行駕鹵簿爲鑾駕鹵簿行幸儀仗爲騎駕
鹵簿合三者爲大駕鹵簿南郊用之命內苑供奉諸
臣圖寫裝潢各成巨帙復合繪南郊大駕鹵簿橫卷凡
輦輅鑾和旗旛戈戟旌幢麾蓋之設羽儀導從誓御環衛

章服車騎之容莫不臚于緗素傳以丹青臣承命爲之
記竊惟蔚宗始志車服江左備圖鹵簿至宋而景德天聖
屢圖仗衛延祐一圖尙藏秘府然開寶大駕多至萬有
一千餘人後乃增至二萬餘人過于繁縟則著大觀而示
尊極誠莫盛于今日矣謹稽首颺言卷端而件繫其名
物人數如左云

京職儀衛

京官一品杏黃繖一青扇二飾以圓金四用清漢文書銜
旗槍八金黃棍二二品杏黃繖一青扇二飾以圓金三旗
槍六金黃棍二三品杏黃繖一青扇二飾以圓金二旗槍
六金黃棍二四品杏黃繖一青扇二灑以金旗槍四五品

以下青扇一以上儀衛出京用以導從常日在京一品前引二後從八二品前引二後從六三品前引二後從四四品無前引後從二人五品以下後從一人滿洲官惟親郡王大學士六部尚書乘輿貝勒貝子公都統及二品文臣非年老者不得乘輿其餘文武均乘馬漢官三品以上京堂在京乘四人輿出京舁夫八輿頂用銀幃蓋用阜四品以下文職舁夫二出京四輿頂以錫願乘馬者聽四品以上得繫繁纓凡文武大臣因事入景運門內許帶從官一人

直省品官儀衛

直省文職總督杏黃繖青扇飛虎旗兵拳雁翎刀獸劔金

黃棍桐棍皮槩迴避牌肅靜牌各二旗槍四青旗八迴避

杏黃繖青扇獸劔金黃棍桐棍皮槩迴避牌肅靜牌旗槍

各二青旗八二品以上大臣 陛見到京入 景運門內許帶從官一人布政司按察

司杏黃繖青扇金黃棍迴避牌肅靜牌各二青旗六各道

杏黃繖青扇各一桐棍皮槩迴避牌肅靜牌各二青旗四

知府同府倅藍繖青扇各一桐棍皮槩各二肅靜牌二青

旗四知州知縣並同縣佐藍繖一桐棍二教職藍繖一雜

職竹版二河道漕運總督視總督學政鹽政織造暨各

欽差官三品以上視巡撫四品以下視兩司督撫輿夫八

司道以下教職以上輿夫四雜職乘馬餘同京官三品以

上得用引馬 欽差官三品以上輿夫八武職三品仍不

得用直省武職提督杏黃繖青扇飛虎旗兵拳雁翎刀獸
劍刑杖迴避牌肅靜牌各二旗槍四青旗八總兵官杏黃
繖青扇飛虎旗大刀獸劍迴避牌肅靜牌旗槍各二青旗
八副將杏黃繖一青扇二金黃棍迴避牌肅靜牌各二青
旗六參將遊擊都司杏黃繖青扇各一桐棍迴避牌肅靜
牌各二青旗四守備減牌餘視都司各省駐防將軍視都
統副都統以下官均與京職同武職均乘馬將軍提督總
兵官年逾七十不能常乘馬者聽其奏聞請 旨二品以
上得用引馬

命婦儀衛

一品命婦車輿阜蓋四角綠緣綠檐阜幃輿用銀頂二品

命婦皐蓋不緣飾綠幘皐幘三品命婦皐幘餘視二品四
品命婦青幘餘視三品輿用錫頂五品以下命婦均青蓋
餘視四品自二品以上命婦用繪餘均用布凡儀衛皆從
其夫

蠡勺編卷十八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十九目錄

禁內侍入班行禮

恩卹前明諸王

平定三藩

伐西藏

破青海

征廓爾喀

平臺灣

西陲撫地之遠

蠡勺編卷十九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禁內侍入班行禮

順治元年十月戶部給事中郝傑奏言自古刑餘宦寺特
供灑掃耳從不敢與朝臣齒明末寵任廠衛遂貽杜勳閻
思印邊永清等開門迎賊之禍我國家痛絕中官廠衛錢
糧悉歸有司遠近無不歌頌乃者頒 詔大典賜宴廷臣
突有內監數輩先行拜舞辱朝廷而羞當世乞 敕下禮
部朝賀不許內監入班行禮二年十二月禮部亦言內監
仍故明例每遇朝參行禮在文武諸臣之前于禮未合嗣
後槩不許朝參亦不必排班從之

恩卹前明諸王

順治三年總督佟養甲提督李成棟入廣州執紹武殺故明藩王十五人于東校場惟滋陽銅陵興化永豐信陽永甯六王避地惠州七年廣州圍急有奉化伯黃應傑者與副使李士璉誘執六王以惠州先降既而悉殺之凡諸王子在襁褓及宗室女已嫁者盡殺焉八年閏二月 上諭兵部故明諸王多被誅戮朕甚憫焉今朕親理萬幾務期萬姓得所豈獨故明子姓不在涵育之中今後各直省有故明親王郡王流落地方者該督撫將伊家起送來京分別蓄養其鎮國將軍以下各照原籍編氓一體輸稅當差別明宗室亦宜悔旤革心仰體朝廷愛惜生全之意於戲

章皇帝仁育義正之心上符湯武而二三逋播之臣蒼黃反覆猶欲務翦焉以爲快果何面目以立于寬大之朝乎哉

平定三藩

太宗文皇帝時明登州參將耿仲明隨副將孔有德航海來歸已而廣鹿島副將尙可喜亦降皆遼人仲明則精忠祖可喜則之信父也吳三桂山海衛人明末總兵鎮山海關聞京師陷乞兵于我朝適睿親王多爾袞兵至翁遂降于軍前封平西王三人與有德皆隨大兵入關三桂追流賊入蜀順治六年進封可喜平南王仲明靖南王使定廣東仲明道卒子繼茂襲廣東平與可喜共鎮其地後繼

茂移駐福建卒子精忠襲時定南王有德先戰死于粵西
故平西平南靖南稱三藩三桂隨大兵定蜀定滇取永明
王于緬甸平水西安氏功最多進封親王令統所部鎮滇
黔久乃驕蹇蓄異志精忠亦桀黠不法大爲閩人害惟可
喜素恭順守藩服 聖祖仁皇帝以三桂可喜宣力有年
欲令釋兵還朝以全終始適可喜疏請乞骸骨歸遼東乃
特允其請此康熙十二年三月也三桂精忠不得已亦
疏請撤兵而實無行意三桂陰勒士馬禁遏郵傳并約結
部將之在他省者精忠亦與相應和于是十一月三桂遂
發兵反殺巡撫朱國治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
明年爲周元年僞號昭武事聞 詔削三桂官爵命順承

郡王勒爾錦爲甯南靖寇大將軍貝勒察尼副之率師往
荊州進討又以滇蜀接壤令西安將軍瓦爾喀赴蜀刑部
尙書莫洛經畧陝西軍事粵西地近貴州則以有德壻孫
延齡爲將軍鎮之又命前鋒統領碩岱先進據常德以遏
賊鋒兵未至而賊已逼清浪以小除夕陷沅州十三年正
月賊至常德常德降澧州長沙俱降四川巡撫羅森提督
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亦叛全蜀皆失二月孫延齡又
反于廣西三月賊兵陷岳州耿精忠亦以是月反時三桂
蓄力已久天下皆震其威親至常澧督戰四方響應雲南
貴州四川湖南廣西福建相繼失人心皆動搖幸 廟謨
鎮定先事布置故終獲戡定也先是京師有楊起隆者市

井無賴僞稱朱三太子布其黨李株等糾約滿州各官家
奴期以十三年元旦入朝時各殺其主卽以主之官官之
鑲黃旗監生郎廷樞家奴夜醉漏言廷樞急上變遂捕得
株等二百餘人誅之王大臣并奏誅三桂子孫之官于京
師者乃戮其子應熊及孫世霖以淨根蘖起隆尋亦捕得
伏誅未幾察哈爾又蠢動立命大學士圖海及其未發殲
之于是諸蒙古帖服無後顧患然穀城懷慶饒州官兵多
背叛餘于徽州湖口彭澤池州皆有賊竊發 上以賊渠
三桂也渠滅則諸賊自散趣察尼分兵攻岳州又命貝勒
尙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貝子彰泰副之專攻岳其餘以
貝勒洞鄂與莫洛由陝勦蜀康親王傑書由浙勦閩孫延

齡之叛則命尙可喜及總督金光祖勦禦而以安親王岳樂繼之分遣甫定忽又有王輔臣之變輔臣本姜瓖部校瓖反時殺瓖來降至是從莫洛進甯羞忽反兵攻莫洛戕之遂回平涼據守此皆十三年事也十四年秦州蘭州鞏昌定邊靖邊臨洮慶陽綏德延安相繼失時三桂散僞劄各路煽誘給輔臣軍資數十萬又令賊將王屏藩吳之茂等出蜀肆擾故所在多響應十五年春上以洞鄂等屯平涼久不克命圖海爲撫遠大將軍往莅師海至督諸將一戰大敗賊于平涼城下輔臣懼率僞巡撫陳彭僞總兵周揚名王好問等降王屏藩等遁自是秦省畧定耿精忠旣據全閩又遣賊陷浙之温州黃巖處州及江西之建昌

撫州廣信諸郡廣東潮州總兵劉進忠碣石總兵苗之秀亦與通潮惠並失時杭州將軍賴塔總督李之芳以兵扼衢州賊不得過而陸路有偽都督曾養性偽將軍祖宏勳等連屯二十五營于長石嶺諸處水路則有偽都督朱飛熊張萬恭許英等率水賊萬餘舟三百分泊于小梁山諸處浙東危甚傑書觀望屢奉 詔趣督始進兵旣而瑪哈達復處州傅拉塔復黃巖而温州爲曾養性踞守迄不下會耿繼祚再入建昌肆焚掠忽棄營去 上知閩中必有海寇入故撤兵自救乃趣傑書賴塔速進兵敗偽將軍馬九玉于衢河西敗偽總兵林福于大溪灘乘勝復江山縣至仙霞關僞將金應虎獻關遂長驅入浦城建陽建甯相

繼下曾養性聞之亦以温州降大兵抵延平精忠大懼先遣其子顯祚繳送僞印師至福州率所屬文武出降于是閩浙亦定初三桂欲由秦蜀入犯及王輔臣反正圖海等守陝無隙可乘乃力保湖南拒守又使僞將軍高大節圍吉安以梗入粵之路陰結尙之信授爲招討大將軍之信遂反遣人禁其父可喜于私第率藩下人易旗改服擊將軍舒恕于省城恕引兵出走副都統莽依圖自肇慶突圍出總督金光祖巡撫佟養鉅皆降之韶州南雄相繼陷舒恕等走南安南安又陷乃守贛州十六年春吉安賊遁莽依圖乃進兵南安原任提督嚴自明以城降賊黨郭義亦遁我師遂踰嶺克南雄迤至韶州有僞監軍道傅宏烈先

以書來謂大兵速進廣東則廣西一省宏烈可一面當之至是迎于韶尙之信聞大兵入粵先遣其弟之瑛迎降金光祖亦自肇慶至時可喜已歿命之信仍襲父爵之信招原任高州總兵祖澤清以高雷廉三郡降原任瓊州總兵佟國卿以瓊州降劉進忠苗之秀亦以潮州碣石來歸而廣東粗定耿精忠屬下徐朝弼等首精忠雖歸降仍遣王進功通海寇俟大兵旋日再作亂將降前三日殺范承謨以滅口 上命議政王等按其事皆實以凌遲誅三桂旣失援勢漸孤乃以衡州爲僞都自長沙移居之十七年征南將軍穆占復郴州桂陽興甯宜章諸處賊乃盡銳逼永興碩岱等入城死守賊三面攻圍自八月二日至二十日

晝夜不息城壞于礮以竹篾布囊盛土補之且築且戰瀕
危者屢矣二十一日賊忽拔營去乃三桂已死諸賊皆赴
衡州故也冬我軍分泊舟師于香爐峽立營于九貴山以
斷賊長沙衡州路賊困乏食十八年正月遂復岳州由是
賊始震恐多棄城遁我師由長沙入衡州所向輒克勒爾
錦等在荊州亦渡江勦賊所過松滋枝江宜都皆下并復
澧州貝子準達進常德賊已焚廬舍舟楫去蓋三桂孫世
璠已僭卽僞位于雲南矣 上以彰泰爲定遠平寇大將
軍取雲貴此由湖南入滇之師也傅宏烈莽依圖旣平廣
西命莽依圖卽由南甯進雲南傅宏烈亦請由慶遠進雲
南十九年馬承蔭又給殺宏烈以叛粵地再擾于是命駐

守潮州將軍賴塔帥師守廣東初尙之信雖降仍懷兩端
趣其援宜章援韶州援梧州皆託故不行三桂死始聽調
從征廣西至是之信護衛張永祥張士選赴京首其謀叛
事 上命侍郎宜昌阿以巡海爲名赴粵密按其狀部將
王國棟證之事皆實宜昌阿密檄金光祖執之信于武宣
之信弟之節等在省城聞變殺國棟欲爲亂賴塔以兵圍
其第皆就擒之信尋伏誅粵東得不擾會莽依圖歿乃命
賴塔爲大將軍取雲南此由粵入滇之師也趙良棟偕王
進寶圖海定蜀良棟復龍安復成都敗胡國柱于建昌遂
率兵進雲南此由蜀入滇之師也八月彰泰蔡毓榮自沅
州進十月克鎮遠府偏橋平越龍里以次收復并復貴陽

其餘安順石阡等府相繼下貴州悉定會賴塔自廣西進兵亦屢捷二十年正月朔敗僞將軍何繼祖于石門坎遂復安籠所會僞將軍詹養等率數萬眾陣于黃草壩列鹿角挨牌驅象助戰二月二日我兵自卯戰至晡大敗其眾奪二十二營生擒詹養王有功等獲象馬無算二十一日彰泰賴塔會于曲靖整隊合進屯省城十里外之歸化寺逆酋世璠遣胡國柄劉起龍黃明等率數萬來拒我兵大敗之斬國柄起龍追殺至城下掘長濠困之而趙良棟之師亦自蜀至圍益密先是賊欲分我兵力遣胡國柱夏國相馬寶等分陷建昌敘州永甯馬湖諸處又嗾譚洪彭時亨再叛擾夔巫間至是危急調諸賊回救上預敕諸將

各路追躡令弗得至省歲馬寶遁于楚雄眾盡潰與僞將
軍巴養元偕降 上命械寶至京磔之十月十八彰泰等
合楚粵蜀諸路兵并力環攻連日夕不息二十八日城內
勢蹙謀執世璠及郭壯圖以獻世璠聞變自殺壯圖及子
宗汾亦自殺二十九日僞將軍線絨等開門降遂擒僞大學
士方光琛等磔之戮世璠屍傳首京師夏國相竄于廣南
尋亦來降彰泰以其爲三桂壻送京師伏誅胡國柱遁于
雲龍州度不能脫自縊死其餘僞文武官皆降 上乃盡
撤滇粵閩藩下兵歸京師贈卹殉節諸臣分別諸將功罪
黜陟之大赦天下與民休息億萬年丕丕基于此矣又
福王名由松福王常洵子甲申國變南中府部等官迎王至南

京以內守備府為行宮四月四日監國十五日僭即位稱

明年為宏光元年順治二年乙酉五月大兵渡江王奔

蕪湖十五日大兵追至蕪湖執王北去丙戌五月賜死

唐王名聿鍵端王碩曠孫其父器盛先死王于崇正五年襲王爵順治乙酉僭即位

于福州以布政司署為行宮改元隆武丙戌二月楚撫何

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疏來迎欲往江右八月乃決計赴

贛二十一日啟行二十四日抵順昌大兵追及與曾妣

同斬于汀州永明王名由榔澁王常瀛少子初封衡陽王以順治丙戌

十月十四日稱監國十一月僭即位改元永曆以肇慶府

署為行宮庚寅正月王避滇寇奔梧州留馬吉祥李元允

守肇慶壬辰孫可望遷王於安隆所丙申李定國護王遷

雲南已亥王入緬辛丑緬人執王歸于王師故福王唐

王永明王亦稱三藩先是唐王聿鍵被執于汀州其弟聿鏘浮海至廣閩中舊相蘇觀生何吾

騶等奉王監國僭位于廣州改元紹武青浦楊陸榮采南氏嘗採刼灰浮海

等書成三藩紀事本末四卷自序曰闖賊肆逆既及君后

明之子孫臣庶不能討聖朝念萬古君臣之義不可以

不正赫怒興師逆賊西竄勝朝不共之仇藉以復焉真

人出而大難平乾坤之位定矣有明諸藩誠思復仇之大

德痛餘氛之未除憑藉威靈共翦殘孽迨乎罪人斯得

藉土來歸庶幾上順天心下從民願度德量力計無踰此

昔殷辛失德微子抱器歸周夫子刪書不以微子不正位

號爲罪而亟稱之曰仁當是時取殷之天下者周也視

聖朝之取天下于闖而且爲明之子孫臣庶復不共之仇者彼此相衡判若天壤乃微子可以歸周諸藩顧思僭號自立仁者固如是乎秦人失鹿楚人攫之與楚人爭之可也與攫楚之人爭之不可也何也義不可也且向也以全盛之天下授之羣盜今也以破殘之疆土衡抗天朝天旣厭明德尙思挺而走險豈惟違乎仁悖乎義云爾哉抑亦不智甚矣然猶藩之者何也曰不沒其實正所以不予其僭也其實藩也則明之祖宗未嘗以統授之也明之百姓未嘗以統歸之也上不以統授下不以統歸而妄干大號是僭而已矣僭竊之人王法之所不宥然則諸藩之隨起隨滅身膏斧鑕夫亦其自取焉爾若夫擁立諸臣獨

無罪乎夫伊尹五就管仲一匡苟審所優負而爲之君子且不以爲過不然則首陽餓夫不聞仗武庚以倡亂也審此而諸臣之爲功爲罪瞭若指掌矣

伐西藏

康熙五十八年西藏達哇藍占巴等叛 天子命十四親王爲大將軍噶爾弼爲副將軍率永甯副將岳鍾琪征之鍾琪領兵四千先至察木多獲逃酋探知有準噶爾使者在其地誘各番酋守三巴橋遏我兵鍾琪念三巴橋者進藏第一險也賊若斷橋守之我兵勢不得過而其時兩將軍隔數千里無由咨詢乃選能番語者三十人衣番服飛馳至落籠宗禽其使者五人殺六人諸番聞之驚以爲神

相與匍伏降無梗道者已而副將軍率諸將來會將鼓行入藏忽大將軍以調蒙古兵未至檄諸將各就所到處屯兵待之毋輕動鍾琪請于副將軍曰我兵齎兩月糧自察爾多來已四十餘日若再待大軍糧且盡聞西藏部落有公布者爲其右臂最强能檄令先驅當無俟蒙古兵也副將軍許之鍾琪卽招撫公布渡江殺逆番七千人禽首犯達哇等自四月十三日用兵至八月十九日西藏平 聖祖仁皇帝嘉之遷鍾琪四川提督駐松潘

破青海

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寇西甯撫遠大將軍陝督年羹堯召四川提督岳鍾琪會謀鍾琪沿途勦撫有潘下等

番爲賊阻道者滅之有哈齊等番爲賊虐者撫降之有果
密等番盜官馬聚大石山喊鎗者擊殺之自松潘行至西
甯五千餘里烽烟肅清青海爲之奪氣旣見大將軍卽奉
檄征爾格弄寺喇嘛于華里羅氏黨也華山甚險其下五
堡環峙軍到寂然鍾琪曰是有伏也遣騎搜之堡內賊果
起鍾琪三分其軍奪山殺賊賊敗走追至一山有高樓賊
伏其中發矢石鍾琪命健兒二十人密攜引火木梯從兩
旁進而躬率大隊迎戰戰方塵樓上烟起天大風燄光灼
耀賊累累然焦爛墜矣是役也破賊萬餘我兵止三千也
還營大將軍喜謂鍾琪曰 上知公勇將命公領萬七千
兵直搗青海約四月啟行何如鍾琪曰青海賊無慮十萬

我以萬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且塞外無畜牧所不可久屯鍾琪願請精兵五千馬倍之二月卽發大將軍以其言奏世宗壯之加奮威將軍如期出塞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鍾琪曰此前途有放卡賊也募食速驅果禽百餘人自此賊探信者斷矣至哈達河賊據河立營鍾琪渡河戰斬千餘人賊竄而西追之其黨貝勒彭錯等降知羅卜藏丹津擁衆數萬駐烏蘭大呼兒鍾琪拔營夜行遲明至其處賊尙臥馬未銜勒聞官軍至驚不知所爲則皆走生禽賊母阿爾太哈賊妹阿寶等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走噶爾順鍾琪畱兵守柴旦木要害處而躬自追之日行三百里至一地見穆穆然紅柳蔽天目不能望遠夷人

曰此桑駝海也路自此窮矣鍾琪乃班師是役也以五千兵往返兩月降台吉三禽台吉十有五斬賊八萬餘生獲男婦軍器駝馬甲帳無算獻俘京師世宗告廟御太和殿受賀以青海平大赦天下加鍾琪公爵仍命率師二萬征莊浪衛諸番皆青海餘孽也所至讐服乃安插洛力達等十六族耕地起科而奏改莊浪爲定番縣

征廓爾喀

廓爾喀烏斯藏以西一大部也烏斯藏卽古佛國今分爲前後兩藏自蜀省打箭爐西行七十二驛至前藏又十二驛至後藏又十二驛至濟隴又三十驛至石宿橋爲後藏極邊地過橋以西則廓爾喀矣前藏有活佛號曰達賴喇

嘛相傳如來後身世世轉輪爲之每將死則自言往生處
其大弟子如言物色之得嬰兒卽奉以歸謂前喇嘛所托
生也其真僞不可知而準噶爾喀爾喀及各蒙古萬餘里
夷人皆尊信之爲佛教大宗後藏亦有活佛號曰班禪其
名位視達賴喇嘛稍次而諸夷亦崇奉惟謹此二藏本不
隸中國元世祖時有八思巴尊爲帝師明成祖時有哈立
麻冊爲大寶法王皆未嘗待以屬禮也入我朝始內附
爲我外藩康熙末爲準噶爾所竊據以大兵克復之先嘗
有藏王主國事乾隆十五年藏王朱爾墨特那木扎爾謀
不軌爲我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所誅遂不復立王以國
事統歸達賴喇嘛及班禪管理于是以教主兼國王事尤

倚 天朝以爲重有丹津班珠爾者本班禪部下頭人以

罪被黜竄入廓爾喀結其酋喇特納巴都爾笑入後藏拆

殿上金瓦及掠寶器而去兩藏教主所居皆鑄金爲殿瓦凡寶座梁柱欄檻悉嵌珠玉寶

石不啻華嚴樓閣七寶裝成者乾隆五十三年事也班禪及達賴喇嘛飛

章馳奏 上以地遠不欲用兵將遣人諭解之而賊又盤

踞聶拉木絨轄擦木瑪噶轄爾甲等處肆擾告急之奏狎

至乃 命嘉勇公福康安爲大將軍超勇公海蘭察川督

惠齡爲參贊大臣調集滿漢官兵及蜀省屯土番兵備征

勦其饋餉則命大學士川督孫士毅主藏東路駐藏大臣

和琳主藏西路濟隴以外則惠齡主之五十七年將軍等

由青海至後藏以四月乙未出師先遣領隊大臣成德岱

森保由聶拉木進總兵諸神保駐絨轄防其剽襲後路福海二公與賊戰于擦木戰于瑪噶轄爾甲直抵濟隴成德亦由聶拉木轉戰而入凡賊所佔後藏城悉復六月庚子遂入賊境賊舉國來拒于噶多普福公分前隊爲三合海蘭察統之又分前隊爲二公自統之遣護軍統領台斐英阿在木古拉山與賊相持福公卽從間道衝賊營海公又繞山出賊營之上與福公合勢共克木城石卡數十追奔至雍雅俘其頭人成德亦克鐵索橋進至利底福公又檄諸神保亦至利底以壯聲威于是舉國洵懼遣人來乞降福公曰是綏我兵也弗可聽嚴檄斥之七月庚子裹糧再進厯噶勒拉堆補木特帕朗古橋甲爾古拉集木集等處

七百餘里凡六戰皆捷所殺四千餘人喇特納巴都爾益
震懾遣人再乞降先歸丹津班珠爾之屍以其首旤也獻
還所掠金瓦寶器等物令大頭人噶莫第馬達特塔巴等
賚表恭進馴象番馬及樂工一部其餘方物不可數計
高宗鑒其誠乃許受降八月丁亥奉詔班師是役也用兵
在二萬餘里之外成功于一年之間將厲死綏士懷挾纊
良由 聖天子睿謨廣運洞燭事機轉餉調兵信賞必罰
用能成此大勲也猗與盛哉

平臺灣

臺灣自古不隸中國文獻通考云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
旁有毘舍耶國蓋卽是也明嘉靖中海賊林道乾爲俞大

猷所逐遁人臺灣以地皆土番不樂居遂殺番取血固舟
人占城天啟中奸民顏思齊引日本倭據之鄭芝龍附焉
崇正元年芝龍就撫以其地餽荷蘭紅毛夷我朝順治
初大兵下閩芝龍降其子成功不從據金門廈門諸島屢
爲患十六年自江南敗歸十八年夏遂取臺灣名東都設
天興萬年二縣康熙元年成功死子錦襲改東都爲東甯
改縣爲州南北路及澎湖增安撫司三其地肥饒穀歲三
熟閩粵人爭趨之二十年錦卒子克塽襲僞將劉國軒鎮
澎湖二十二年我靖海將軍施琅克澎湖克塽國軒降乃
設臺灣府及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其地東倚山西傍海北
至雞籠城南至下淡水長千餘里東西闊四五十里或十

餘里東則層巒疊嶽生番所居不隸版籍也六十年奸民
朱一貴倡亂總兵歐陽凱戰死府城及諸羅鳳山俱失一
貴稱義王僭號永和閩督滿保遣提督施世驃總兵藍廷
珍以萬七千兵平之俘一貴獻闕下雍正元年以諸羅北
境遼闊增設彰化縣及北淡水同知六十餘年俗日淫侈
官斯土者又日事腹削會漳泉二府人之僑居者各分氣
類械鬪至數萬人吏不能止至水師提督海澄公黃仕簡
率兵至乃解散自是民狃于爲亂豎旗結盟公行無忌淡
水同知潘凱爲城外無名屍誑往驗甫出城卽被殺并胥
役殲焉當事者不能得主名則詭以生番報因以酒肉誘
番醉而掩殺之奏罪人已伏法而殺人者實脫然事外民

由是益輕官吏而番亦銜恨刺骨乾隆五十一年彰化縣

民林爽文恃所居大理杙地險族繁久恣爲盜賊囊橐而

閩廣閩故有所謂天地會者

奸徒結黨名目

爽文借以糾眾嘯聚

將起事太守孫景燧至彰化趣縣令俞峻及副將赫生額

遊擊耿世文率兵役往捕不敢入駐營于五里外之大墾

諭村民禽獻否則村且燬先焚數小村怵之被焚者實無

辜也爽文遂因民之怨集眾夜攻營全軍盡沒赫耿俞皆

死焉時十一月二十七日也明日賊乘勢陷彰化孫守及

都司王宗武同知長庚前同知劉亨基典史馮啟宗悉爲

所殺十二月六日又陷諸羅縣令董啟埏死之淡水同知

程峻亦爲羣賊所害鳳山縣有莊大田者亦盜魁乘亂起

十三日陷縣城縣令湯大奎自刎死惟府城有總兵柴大

紀及監司永福同知楊廷理等率兵民固守城屢攻不能

破而彰化之鹿港賊已遣偽官來監稅爽文本漳人當械門之後恐泉人不

同亂乃邀泉人劉志賢共起事欲使為泉人倡志賢自署理番同知至鹿港收貨稅有泉民林湊等

起義禽之是以府城鹿港兩海口俱未失閩中間變黃仕

簡率兵由廈門渡海入府城陸路提督任承恩率兵由蚶

江渡海入鹿港副將徐鼎士由閩安渡海入北淡水俱以

五十二年正月初旬至賊勢稍斂黃仕簡命大紀北取諸

羅總兵郝壯猷南取鳳山大紀連戰復諸羅遂守之壯猷

南出二十里為賊所阻任承恩之至鹿港也距大理杙賊

巢僅四十里亦以兵少不敢進壯猷頓兵幾五十日以二

月二十一日始進鳳山鳳山空無人招民復業賊卽潛入其中與外賊相應三月十日城復陷遊擊鄭嵩死焉壯猷等遁歸府城先是二月中上見兩提督彼此觀望恐不能殄賊有旨令閩督常青爲將軍往督師至是適至府城人心稍固閩督李侍堯甫蒞任卽預約廣督孫士毅調兵四千備緩急而鳳山再陷之信至卽趣兵往遂以三月末悉抵臺賊方攻城急賴以不陷李侍堯又奏調浙兵三千上益以駐防滿兵一千令將軍恆瑞爲參贊赴府城提督藍元枚亦爲參贊分浙兵三千以赴鹿港有旨以失律誅郝壯猷於是人心咸奮時賊雖猖獗勢力未大各村民俱未爲所脅也而諸將以五月二十四日出師慮兵

少不敵甫交綏卽退常青又請兵一萬賊得以其暇蠶食

各村不從者輒殺於是遍地皆從賊

惟鳳山縣南有粵民數十村結寨自守賊

終不敢犯莊大田驅以擾府城林爽文驅以擾諸羅勢益熾官

兵從鄰省調至又守風兩三月則我兵僅增萬而賊已增

十餘萬矣諸羅爲南北之中爽文必欲陷之六月中連日

夕攻不止大紀與兵民共守常青先後遣總兵魏大斌參

將張萬魁遊擊田藍玉副將蔡攀龍貴林等三度往援皆

爲賊所截張魏田蔡僅得入城損兵大半矣貴林及遊擊

楊起鄰都司杭富等皆戕于賊諸羅之圍益密入者不能

再出大紀告急之文用小字寸紙募人間道夜行始得達

賊又禁粒米不得入城攻益急凡百餘戰幸不大衄然饑

疲不能支時藍元枚已歿常青催恆瑞自府城總兵普吉
保自鹿港兩路赴援各兵五六千俱以賊盛不得進上
念諸羅被圍久特改名嘉義以旌士民而預于六月中調
陝督福康安爲將軍及內大臣海蘭察統兵并發聲言十
萬冬十月所調蜀番及粵西兵五十先至有旨當往鹿
港進會颶風守于崇武澳二十八日忽順風一晝夜數百
艘盡抵鹿港海口檣竿如櫛列數里賊謂真十萬至始懼
十一月八日福將軍等起行賊方列拒于崙仔頂海蘭察
率巴圖魯侍衛發矢殪十餘賊賊卽披靡海蘭察笑曰此
一羣犬耳遂麾兵入沿路擊殺賊之伺隙者至牛稠山再
敗之卽以是日抵嘉義城官民出迎饑羸無人色見將軍

至無不泣下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有山名小半天者四面
陡絕賊遁聚於此十八日百道仰攻又克之賊遂遁歸大
理杙已築土城頗堅整二十四日官兵至賊猶數萬出拒
退而復集者數次既夕我兵伏溝坎間賊萬炬來索戰我
兵在暗中賊不能見而我兵視賊則厯厯可數發槍箭無
不中賊知失計遽滅火復擊鼓來攻我兵又從鼓聲處擊
之殺賊無算黎明遂克其城林爽文已攜孥走據守集集
埔其地前臨大溪溪上就高岸壘石爲陡牆數里其所預
營扼險處也十二月五日官兵騰而上殺千餘人賊黨皆
潰林爽文先匿其孥于番社與死黨數十人竄窮谷叢箐
中十三日先獲其孥五十三年正月四日爽文潛出覓食

遂禽之莊大田之在南也雖與爽文同逆而各自號召不相下乘官兵未南下益焚掠聚糧爲旅拒計已又思出降計未定而將軍已于十六日至牛庄大田倉猝出拒敗而走官軍連蹴之于大武壠大目峯南潭中洲大小岡山水底寮累戰皆捷極南有地名郎嶠者負山臨海最遼阻大田力不支與其黨潛匿焉將軍先遣水師由海道繞而截于水自以大兵環山圍之賊衝突不得出陣殺者數千溺海者數千禽而戮者千餘大田亦就獲臺灣平

西陲拓地之遠

西陲準噶爾諸番自策妄阿拉布坦漸強繼以噶爾丹策零世濟其惡我西北兩路常駐重兵備堵勦

如康熙五十六年以內大

臣傅爾丹為振武將軍駐阿爾台尚書富甯安為靖逆將軍駐巴里坤散秩大臣祁里德為協理將軍在西路策應之類
追額爾德尼招之捷
雍正十年噶爾丹策零為額駙策凌所追至額爾德尼招限大水我兵乘勢蹴之殺賊萬餘人尸滿山谷河水數十里皆赤
敵始乞和
高宗皇帝御極

之初旋與之定邊界通市易乃寢兵不用
乾隆四年定議厄魯特游牧不得過阿爾台喀爾喀游牧不得過扎卜堪兩國各遵守已又許其通市易乃盡撤西北兩路兵
然聘使往

來仍用鈞禮猶未得為臣服之也
 至乾隆二十三年靖回部并戡定準夷則不惟臣服之且盡掃除之蓋天欲就其地別開一中華世界

高宗先天不違後天奉若見事機
可乘遂舉全力以應之既偃甲息戈而即疆以周索計屯

田起巴里坤外由木壘而烏魯木齊而伊犁以次墾闢屯

田兵不下萬人移安西提督于烏魯木齊統轄之伊犁築

大城設將軍總理準噶爾地及回部事又選滿州兵三千
挈家往駐室處而兼游牧之長地沃衍種輒倍收自官兵
屯田外餘地聽人自占內地之民爭趨之村落連屬煙火
相望巷陌間羊馬成羣皮角氈褐之所出商賈輻輳甚至
紹興之酒崑腔之戲莫不全至地大物博設道府州縣官
理訟獄均賦役一如內地較漢之戍已校尉唐之四鎮北
庭不啻倍蓰過之蓋自有天地以來漠南北地未有如今
日者也其回部卽漢西域三十六國及唐回紇之地前代
祇通貢使今亦設官定賦疎節闕目順其俗而撫治之設
爐于葉爾羌鑄乾隆通寶錢以便民用和闐之玉歲貢天
府其地向無豚豕今商販流通市有肥彘他可類推也統

計自伊犁至回部幅員幾及二萬里非我 高宗皇帝智
勇天錫烏能廓清蕩定以拓此一統無外之模如是哉

蠡勺編卷二十目錄

古三墳

本草經

陰符經

山海經

周髀經

九章算經

鬻子

管子

孫子

老子

孔子家語

晏子春秋

列子

莊子

文子

子華子

公孫龍子

墨子

鬼谷子

孟仲子

於陵子

荀子揚子

孔叢子

新序

蠡勺編卷二十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古三墳

三墳之名始見於左傳右尹子革之言而孔安國尙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鄭康成從之賈逵亦以三墳爲三皇時書五典爲五帝常典惟馬季常以三墳爲陰陽始生天地人之三氣五典爲五行謂與道家三皇治世各受其一曰三墳八帝繼起各受其一曰八索之說相符也今所傳古三墳書一卷以山氣形謂之三墳山墳伏羲氏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而姓記皇策之

篇附焉氣墳神農氏書言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形墳
黃帝氏書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此書之出長
源羅氏謂其大父孝俛先生元豐中得諸南陽逆族者陳
伯玉謂元豐間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者晁
公武謂張商英撰以比李筌陰符經而文獻通考則謂張
天覺言得之於北陽氏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亦疑天覺
所僞爲總之去世二千餘載三史七畧皆無之而其書忽
出何可信也

本草經

神農本草經見隋經籍志皇甫謐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
定本草經荀勗中經簿有子儀本草經賈公彥天官疾醫

疏謂子儀周末時人而陳騫中興館閣書目陳振孫直齋
書錄解題皆言本草之名始見漢書平帝紀樓護傳蓋唐
書方技傳云班固漢書惟載黃帝內外經而無本草至齊
七錄始有之世謂神農嘗藥時尙無文字以識相付至桐
雷乃載之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地名疑張仲景華陀
等竄記其語也是本草原書實始於後漢也神農舊經止
一卷藥三百六十五種陶宏景增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
五種因註釋爲七卷唐顯慶間蘇恭增一百十四種廣爲
二十卷謂之唐本草宋開寶中益一百三十三種蜀孟昶
又嘗增益謂之蜀本草至嘉祐中掌禹錫唐慎微輩先後
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時稱大備然品類旣煩名稱

多雜明李時珍病之乃窮摭博采芟煩補闕歷三十年閱
書八百餘家彙三易而成本草綱目一書增藥三百七十
四種釐爲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

陰符經

世稱陰符經黃帝之書或謂受之廣成子或謂受之元女
或以爲黃帝與風后元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而戰國
策蘇秦夜發書又謂得太公陰符之謀總之荒迂誕怪如
秦階六符經之必託於黃帝云爾

書出於李筌謂
得之驪山老媪

然文獻

通考謂唐少室山人李筌註言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
合事機故曰陰符也楊用修疑六季黃冠如寇謙之之徒
所僞撰至名五行爲五賊有聖王出當以造言亂政之刑

誅之而世號傳統繼聖之大儒乃取而訓釋之亦獨何哉

山海經

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南嶽得金簡玉字通水之理遂行
四瀆與益共謀所至使益疏而記之名山海經司馬遷曰
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書怪物余
不敢言之也錫山尤延之亦謂非禹伯翳所作而以爲先
秦古書無疑然莫能名其爲何人也沈梅村曰劉歆校定
山海經十八篇唐藝文志言二卷音二卷晉郭璞爲之註皆信爲夏
初之書後人以其中及啟羿事又定爲先秦時人撰余謂
此書真偽並有南山經至中山經五篇真也海外南經至
海內經十三篇偽也何以明之夏后治水莫詳於禹貢其

山川道里悉在九州之內固未嘗至海外也則中山經五篇已足備物類之善惡何必更侈談八荒乎夫五篇之外第六篇卽是海外南經而啟羿之事卽於此篇見之則自此以下非夏初之事益明矣故信其真而遂忘其僞者劉郭之論也因其僞而并疑其真者尤延之施青臣之論也模稜兩端真與僞皆置之者楊升庵之論也

周髀經

周髀算經二卷音義一卷稱周公受之商高而以句股爲術故曰周髀 四庫目錄謂是書爲相傳古本莫知誰作其算法爲句股之祖其推步卽蓋天之術歐羅巴法實從此出也朱檢討彝尊曰班固志藝文周髀不著於錄商高

姓名古今人表無聞焉然蔡邕謂其術數具存考驗天狀
多所違失則漢季已有其書隋經籍志載周髀一卷趙嬰
註又註一卷甄鸞重述又圖一卷唐志益以李淳風註釋
一卷崇文院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均有之宋志又益以李
籍音義一卷而釐周髀作二卷此今本流傳惟音義別爲
一卷其餘悉合爲一矣隋唐志均書趙嬰註而今本卷首
題趙君卿註宋嘉定中知汀州軍兼管內勸農事括蒼鮑
澣之作序言唐以前有趙嬰註而本朝則有趙爽之本君
卿其字也又疑趙嬰趙爽止是一人今觀君卿註每自稱
其名曰爽殆非隋唐志之舊註矣

鸞北周司隸校尉淳風
唐太史令籍宋承務郎

祕書省句考
算經文字

梅徵君文鼎著歷學疑問補論周髀所傳之

說必在唐虞以前言之最詳

九章算經

漢藝文志有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隋經

籍志有夏侯陽算經三卷文獻通考作一卷唐藝文志有張邱建

算經一卷書錄解題作三卷二書俱言漢中郡守前司隸甄鸞註

而張書又稱太史令李淳風等註釋算學博士劉孝孫細

草細草者乘除法實之詳悉也而要莫古於九章算經九章者一方田

二粟米三差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方程八盈不足

九旁要也後漢馬嚴傳註劉徽九章算術與此畧同但以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而無旁要耳

相傳為周公所作蓋周公既問數於商高定此九數使保

氏以教國子者朱竹垞檢討謂秦火所未燔而唐明算科

取士之第一書僅存於今者可寶也而宋有平陽奇士蔣
舜元撰應用算法一卷凡八篇曰釋數曰田畝曰粟米曰
端匹曰斤秤曰修築曰差分曰雜法似亦倣九章而別出
者殆以其近而易用焉耳

鬻子

陳直齋言鬻子一卷凡二十二篇今書十五篇陸佃農師
所校又言鬻子註一卷唐鄭縣尉逢行珪撰止十四篇中
合二章以爲一故視陸本又少一篇其甲乙篇次皆不可
曉二本前後亦不同姑兩存之楊升菴曰鬻子文王時人
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

漢藝文志云鬻熊爲文
王師封於楚爲始祖

今其

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後人贗本無疑也又云賈誼新書

所引鬻子七條皆正言確論今之所傳有是乎文選註引
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一條今本亦無曷不取賈誼書
中七條補之以冠子書亦愈於傳贗售偽也明末錢塘楊
之森秀夫從賈太傅修政論錄出鬻子七則補行珪本之
闕可謂成升菴之志矣又唐天寶六載詔祀夏禹於安邑
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升菴謂鬻熊事
夏禹為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管子

漢志管子二十四卷隋唐志俱作十九卷凡八十六篇今佚十篇舊題房元齡註

晁氏讀書志作尹知章註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陳振孫謂

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皆稱管商豈以其操術用心之同故

耶然以爲道則不類矣袁氏燮絜齋集曰管子非一人之
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
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語亦種
蠡所尊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
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
目次第最齊整此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
古文日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紕矣然
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
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淺
識之士旣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
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

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
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罹
其阨而不蒙其福也哀哉仁和沈氏亦然曰管子之文整
峻朴茂無過士經一篇然尙可學步至山高一篇正喻錯
落句法逐節變換似聯非聯似斷非斷奇而不怪古而不
澀真是春秋以前文字

孫子

四庫簡明目錄孫子一卷周孫武撰陳氏書錄解題作三
卷謂漢志八十一篇魏武帝削其繁冗定爲十三篇兵書
之傳於今者惟此爲最古然孫武事吳闔廬不見於左傳
未知其果何時人也全紹衣曰眉山蘇子謂孫武用兵不

能必克與書所言者遠甚可謂獨具論世之識然尙惜其
言有未盡也夫世所共稱莫如以軍令斬吳王寵姬一事
不知此乃七國人所傳聞而太史公誤信之者左氏春秋
內外傳紀吳事亦頗詳然絕不一及孫子卽越絕諸書出
於漢世然亦不甚及孫子故水心葉氏疑吳原未嘗有此
人而其書其事皆縱橫家所僞爲者可以補七畧之遺破
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應出於知兵者之手不可
按之以責孫子之不售也

老子

老子著書言道德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授關尹喜魏
王弼註之仍上下二篇不分章目殆古本然也後人以其

篇首之文名上篇曰道下篇曰德

司馬光述要曰道德連體不可偏舉合從本名

自是宋徽宗有御註司馬光有述要蘇轍有新解程大昌有易老通言葉夢得有老子解其說謂孔子稱竊比於我老彭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氏老氏之書孔孟所不廢也其解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以爲四肢九竅蓋本於韓非解老之說云朱子曰老子之學曰致虛極守靜篤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爾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只是他放出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子房之術全是如此其學多流於術數後兵家亦祖其說楊升菴曰文子引老

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洗垢索瘢曲爲譏評惟以爲經故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長洲沈文慤謂老子云守中云抱一云元德是其宗旨云昏云辱云退云損云沖云嗇是其本領中言體處探乎天地生生之原與大易中庸太極圖說相表裏也言用處以仁義禮樂爲多事而不知以悶悶淳淳繩三代後之天下適以滋僞而長亂也然則老子與聖人之道其在離合之間乎

孔子家語

今所傳家語非出孔子孔氏之書其亡已久漢藝文志注辨之詳矣今家語乃魏王肅欲詆其師鄭康成而無以駕

其說因雜取二戴禮孟子荀子左國史記說苑旁及晏子
列子韓非子呂覽新序韓詩外傳賈誼新書等篇割裂竄
改而又以已所駁鄭諸說混入以成之者故王弼州怪其
錯雜不精盧正夫謂其巧而無理飾而不誠與論語絕不
相類王龍溪謂其附會假借鮮稽其實使聖人之學黯而
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十二卷齊大夫平仲晏嬰撰陳直齋謂漢志八
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
果本書否余觀孟子書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益成
括及其見殺門人問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是與孟子同

時之人之事而非追論之詞可知矣故孫宣公薨孟子音義以爲嘗學於孟子今卷內載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括也父之孝子也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耐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耐是以悲也是與孟子旣不同時而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者其詣行又相懸絕豈所誤在孟子耶何風馬牛之不及若此也沈梅村疑姓名偶同景公時別有一盆成括然崇文總目謂晏子之書久亡世所傳者蓋後人采嬰行事而成故柳宗元以爲墨之徒有齊人者爲之非嬰所自著也洪穉存

曰晏子春秋前代人之儒家然觀史記孔子世家所載晏子對景公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敖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貨不可以爲國云云是明與儒者爲難矣故其生平行事亦皆與儒者背馳唐柳宗元以爲墨氏之徒未爲無據然考墨在晏子之後見漢書藝文志當云其學近墨氏或云開墨氏之先則可耳

列子

劉向校定列子書八篇謂列禦寇鄭人與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孝景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柳子厚曰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繆

公二十四年當魯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繆公而誤爲鄭耳宋葉榮甫曰觀莊子讓王篇云子列子窮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列子再拜而弗受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攷史記鄭世家鄭繆公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卽周安王四年癸未歲也劉向以爲繆公意者誤以繻爲繆與又曰列子之書大要與莊子同不可以其寓言爲實也如楊朱篇云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問送死於晏平仲以史記秦記及穀梁傳參考之秦穆魯僖之十二年已言管夷吾死

史記齊世家誤

平仲雖莫究其

始然史記載嬰死於會夾谷之歲則是魯定公十年也自

仲之死至是已百五十年使其問答則仲當垂死之歲嬰
方弱冠之時耳又史記管晏列傳云仲卒齊遵其政後百
餘年有晏子焉然則二子非同時而列子之寓言明矣容
齋隨筆曰莊子之鷓鴣列子之六鰲其語大若此莊子之
蠻觸列子之焦螟其語小又若此

莊子

司馬子長言莊周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

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著書十餘萬言

內篇八外篇十五雜篇十

一凡三十四篇大抵率寓言也又謂其多空語無事實又謂其言

泔洋自恣以適已卽其自言亦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

言日出因以曼衍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

故曰無言言無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又曰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厓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綺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其書雖瓌瑋而連犸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也是莊子以其書爲不足信未嘗諱也唐劉子元云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苟以爲實則蛙鼈競長蛟蛇相憐鸞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並可引爲真事矣知言哉

文子

文子十二卷題默希子註漢魏文志文子九篇多載老子之言或以爲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

託者也葉氏大慶曰觀史記貨殖傳註裴駟曰計然葵邱
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
蠡師事之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引文子曰不爲福始
不爲甌先乃是書守虛篇語而李善註引范子說與裴駟
同又北史蕭大圜云雷侯追蹤于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
然則文子乃春秋末人也但其第五卷有平王問於文子
曰吾聞子學道於老聃云云註家謂爲周平王故其序遂
謂周平王時人夫春秋始於魯隱正平王之時范蠡事越
句踐乃春秋之末相去二百餘年而謂文子爲周平王時
人可乎况其第一卷載孔子問道於老子老子曰正汝形
一汝視天和將至是與孔子同時皆去平王遠甚又其書

上仁篇云伯樂相之王良御之亦與趙簡子同時然則謂平王時人豈不誤與故陳氏振孫謂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况又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爲計然之字尤不可攷信柳子厚亦辨其爲駮書而亦頗有取焉默希子不著名氏晁公武曰唐徐靈府自號也

子華子

陳氏振孫曰子華子十卷稱晉人程本字子華與孔子同時考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蓋假託也館閣書目辨之當矣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贈束帛之事而莊子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一則此其姓字之所從出昭僖與孔子不同時也莊子固寓言而家語亦未可考信班固

古今人表亦無之使果有其人遇合於夫子班固豈應見遺乎其文不古然亦有可觀者當出於近世能言之流爲此以玩世爾按劉向校定序言凡二十四篇以相校複重十四篇定著十篇又言晉自頃公時政在六卿趙簡子招徠賢雋爲己家臣子華子性闔爽善持論著書號程子名稱藉甚簡子不能致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之齊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朱徽公謂其理多取佛老醫卜其字多用左傳班史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類近時巧於摸擬變撰者所爲決非先秦古書也

公孫龍子

漢魏文志公孫龍子六十四篇趙人公孫龍撰陳直齋謂

其爲說淺陋不知何以惑當時之聽今書六篇首敘孔穿
事文意重複而楊升菴乃謂史記載公孫龍爲孔子弟子
然其論淫放頗僻去孔孟奚啻千里其說非也蓋史記之
公孫龍字子若或作子石楚人

家語作公孫寵衛人

升菴所見是爲

白馬非馬堅白之辨乃藝文志所載者字子秉趙人樂正

子輿譏其行無師學無友者也非孔子弟子也汪堯峯曰

勝國之末吳中異學繁興有謂孔子獨傳道於弟子公孫

龍者遂奉公孫龍數篇以紉會子何其謬也按弟子傳龍

少孔子五十三歲孔子卒時龍二十歲至周赧王十七年

趙惠文王封公子勝爲平原君龍若尙在當一百九十八

歲人矣又孔穿孔子六世孫龍與穿同時顧得見其六世

祖矣何其謬也劉歆七畧有公孫龍子十四篇在名家蓋
春秋六國間有兩公孫龍子無疑也

墨子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漢藝文志七十一篇陳
直齋謂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
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漢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
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
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
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
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蓋莊周嘗曰聞
古有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

者墨子與禽子

卽滑釐翟弟子

聞其風而悅之而爲之太過已之

太循其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汪洋而通四夷也腓無胈脛無毛櫛風沐雨而形勞天下使後世之墨者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不如此則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墨之爲道也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命尙同其道太艱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而不可以爲聖人之道而習其道者多徒至今不絕韓非曰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孟子荀子皆非之韓愈獨以爲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本然云

鬼谷子

陳振孫書錄解題從橫家有鬼谷子三卷謂戰國時蘇秦

張儀所師事者號鬼谷先生其地在潁川陽城名氏不傳

於世此書漢志亦無有

高似孫子畧亦謂漢藝文志無鬼谷子

隋唐志始見

之唐志則直以爲蘇秦撰不可考也按丹鉛總錄言漢書藝文志有鬼谷區三篇註云卽鬼臾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註云卽鬼容區楊升菴謂容臾聲相近今鬼谷卽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然則鬼容區卽其名氏而不得謂漢志爲無有矣但其謂戰國時人而鬼谷又以地得名則仍未可強同耳又隋唐志有皇甫謐樂壹二家註今本稱陶宏景註徐廣又謂有尹知章註

孟仲子

鄭氏詩譜謂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

學於孟軻按孟子實學於子思之門人京山郝氏辨之已
審烏有仲子與孟子同事于思之理其謂著書論詩毛氏
取以爲說則維天之命傳及閼宮傳皆引有孟仲子語是
孟子之外又有孟仲子書矣陸璣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
謂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
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小毛公然不
載漢書藝文志意其亡佚已久乎

於陵子

向聞山陰徐渭文長評於陵子十二篇而去之見順德黃
子鳳崖以寫本示余內有陳子岸周質先評而無文長語
心竊異之又其第十一篇見皇甫士安高士傳餘皆摹象

莊老而益之以五蠹六蝨之說而要其歸則墨家者流也
 夫於陵子在荀卿所非十二子中矣何漢志所收百八十
 九家不列其名氏即唐宋而下鮮能道之者豈廢棄沈沒
 千有餘歲至明而始著於世耶當亦如柳州所譏亢倉子
 鷓冠子之類焉已耳第其文則緊潔而雋爽姑錄而藏之
 俟得山陰本以考正焉未必非好古者見聞之一助也或
 曰萬厯間士大夫好撰偽書以欺世此則姚士粦叔祥所
 作云又於陵齊地今屬淄州長山縣顧野王輿地志酈道
 元水經注唐張說石泉驛詩可覆按也而篇中乃以於陵
 屬楚蓋以列子有陳仲子適楚居於陵因以為號之語抑
 知列子周安王時人在仲子前百餘年

依劉向說且
 二百餘年

殊未

足爲確據也

荀子揚子

楚蘭陵令趙國荀况撰荀子二十卷漢志作孫卿子避宣

帝諱也至楊倞始改爲荀卿

歸震川謂荀子三十二篇至唐大理評事楊倞始移易其

篇第今篇中亦有失倫次者又謂其富於文辭引物連類蔓衍夸多不能無疵若其精造則孟子不能過

漢黃

門蜀揚雄撰法言十卷凡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

班固敘傳然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也韓昌黎謂荀與

揚大醇而小疵程伊川謂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

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全紹衣曰荀子醇疵

相間然不可謂非孟子而下一人故史記孟荀合傳可謂

有見揚子之學出於老氏其源流本殊而粉飾之以孔氏

故荀子之參差於孟子自是其病而亦正是其本色所在不肯附會揚子摹擬諸經乃是其摹擬司馬相如作賦之餘技其中無得蓋揚子之學其於老氏亦淺須知得老子之道者漢初莫如張良是以老氏之學成經濟次之則汲黯是以老氏之學成氣節又次之則東陵侯蓋公之徒是以老氏之學善其進退存亡於一身最下斯爲揚子其流極便是馮道何可與荀子爭軒輊也

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系言行之書也宋中興館閣書目稱漢孔鮒撰陳伯玉謂孔光傳夫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爲陳涉博士卒於陳下則固不得爲漢人

矣且其書紀鮒之沒第七卷號連叢子者又記太常臧以下數世迄於延光三年季彥之卒則又安得爲鮒撰乎按是書所載多附會如孟子距子思年歲不相逮故史記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是書有思孟論牧民之道語班固漢書趙岐序應劭風俗通司馬貞索隱皆誤信之至涑水溫公亦編入通鑒惟朱子云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僞作讀其編首幾章皆法左傳句義固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其好左傳便可見方合山曰孔叢子出於宋咸世以爲卽咸所作也

新序

新序十卷漢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子政撰唐以前

本皆三十卷宋以後本皆十卷不知爲合并爲殘闕也會
子固序謂此書最爲近古遠自舜禹及於周秦以來古人
之嘉言善行往往而有雖傳聞異詞不無牴牾要不失爲
儒者之言也葉滎甫曰新序第一章言秦欲伐楚使使往
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爲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令尹子
西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子
反在此攘霸王之餘義獵治道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
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按通鑒昭
奚恤爲楚相實周顯王十六年也子反卒於魯成公十六
年卽周簡王十一年也自子反卒至奚恤相前後二百二
十年豈得爲同時人乎或恐別有子反非死於鄢陵之戰

者然令尹子西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卽周敬王三十九年也下去奚恤爲相之時亦百三十年矣又豈同時乎或者又謂楚非一子西然葉公子高定白公之難正與子西死白公之難爲同時必此子西也所謂不無牴牾者多此類

彖勺編卷二十

譚瑩玉生覆校